文獻備考

職官考
館閣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七

校正

職官考六

館閣一

經筵廳

(補)高麗睿宗元年御文德殿命平章事尹瓘講無逸篇知樞密院事吳延寵講禮記各賜衣帶以褒之

(補)十一年御清讌閣命翰林學士承旨朴景仁講書二典○命寶文閣校勘高先籴講書三謨○命

內侍良醖令池昌洽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諭寶
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
其器極爲精備將試之卿等可纂定投壺儀並圖
進之
㊉十二年命韓皦如講易乾卦使朴昇中金富佾
論難親賜酒食○御清讌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
講詩關雎○御清讌閣命門下侍郎金緣講禮記
起居郎胡宗朝講書無逸及第權適趙奭金端等
講讀夜分乃罷○命金緣講書洪範
㊉十三年御清讌閣命學士洪灌講書舜典仍賜

宴○命待制金富佾講詩魯頌韓安仁講易泰卦
○御清讌閣命寶文閣學士李永講書說命○御
清讌閣命韓安仁講老子○御清讌閣命韓安仁
講易復卦
(補)十四年御清讌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書洪
範○御清讌閣命朴昇中講禮記中庸篇
(補)十五年御清讌閣命朴昇中講書洪範○御清
讌閣命國子祭酒鄭克永講禮記月令○御清讌
閣命金緣講書太甲○御清讌閣命金富佾講詩
泮水

㊓十六年御淸讌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禮記月令起居注金富軾講書說命○御淸讌閣命朴永冲講書洪範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時久旱是日兩人皆喜悅

㊓十七年御淸讌閣命中書舍人金富軾講易乹卦

㊓仁宗五年御騏驎閣命政堂文學金富佾講書洪範承宣鄭沆講書說命周官○命鄭知常講書無逸

㊓七年御書籍所命承宣鄭沆讀宋朝忠義集先

是王欲以聽政之暇與學士講學以壽昌宮側侍
中邵台輔家為書籍所裒集文書令大司成金富
轍禮部員外郎林完與諸儒臣更直
(補)十年御騏驎閣命國子司業尹彥頤講易乾卦
鄭沆講禮記中庸篇○以鄭沆尹彥頤鄭知常再
赴經筵講經並賜花犀帶一腰
(補)十一年御崇文殿命平章事金富軾講易尚書
使翰林學士承旨金富儀知奏事洪彝叙承宣鄭
沆起居注鄭知常司業尹彥頤等問難富儀即富
轍也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命富軾

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嫌之至
是富軾講易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
富軾難於應荅汗流被面及富軾以元帥討妙清
彥頤為中軍幕下富軾托以與鄭知常相結奏貶
之○命金富儀講書洪範尹彥頤講禮記中庸篇
○御壽樂堂命金富軾講易乾卦又講恭卦
補十二年御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鄭沆講詩七月
○命寶文閣直學尹彥頤講禮記月令○御明仁
殿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書說命○御壽樂堂命
翰林學士金富儀講禮記月令

(補)十三年御天成殿命翰林學士鄭沆講唐鑑

(補)十六年幸集賢殿命金富軾講易大畜及復二卦令諸館學士問難仍賜宴夜分乃罷

(補)毅宗十六年御經筵講論經義

(補)李齊賢曰忠烈王踐阼之後日令文官進説資治通鑑羣下化之武夫宦官多有讀書者

(補)忠宣王以朴全之李瑱等為翰林院學士常幸院中從容商確或至夜分分賜宮燭送之其家

(補)忠肅王元年上王命前選部議郎尹莘傑司憲執義尹宣佐前典校令白元恒侍王講通鑑

忠惠王嘗欲觀李杜詩侍讀韓宗愈曰抽黃對白
無益於治道竟不進時以爲得體
忠穆王曰御書筵分書筵官爲四番更日侍讀密
直提學李仁復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
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員兩府
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
松壽藝文檢閱許湜原本作閱湜今釐改其人也判三司李
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
成寶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
聖德因曰臣等不忝侍講之時宜令松壽常在左

右講劘道義王從之

(補)卽位初李齊賢上書都堂曰令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八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遴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泆聲色 而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

造冈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
㊉補貧戍事朴忠佐講貞觀政要因言燕昭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之事賜鈔五十錠
㊉補恭愍王元年始開書筵教曰元老大臣大夫士輪番入侍進講經史法言
㊉補六年王命寫無逸篇賜宰相命致仕政堂文學尹澤進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勤勞曰願殿下法成王聽周公之訓嚴恭抑畏社稷之福王為改容澤因請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本朝崔承老上成宗書皆進講

㊓王深信釋教尹澤乞以大學衍義進講曰如聽
臣言非孔子之道則不可
㊓十年命致仕金海侯李齊賢講無逸○命左承
宣李穡講書洪範
㊓十一年監察大夫金續命右獻納黃瑾等上書
曰治國之道專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理也自今
願斷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常觀聖賢之書勿
雜異端之說
㊓辛禑初立欲停書筵侍中慶復興曰聖賢書雖
不讀常在手亦自有益禑乃講

(補)六年憲府上疏曰我先王皆設書筵以為理國之本願復開書筵以為理國安民之道

(補)九年左司議權近等上疏曰書曰學于古訓時惟立事故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理萬機之政者也殿下卽位之初有志于學首開書筵國人相慶以望太平而近年以來或作或輟人皆缺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筵或命大臣獻議或令左右講論以通經學義理之宗以觀古今理亂之變以副三韓臣民之望

(補)辛昌卽位開書筵又令司憲府重房史官各一

人更日入侍
(補)大司成尹紹宗上書曰竊見殿下受讀論語
今十有三月矣每日所親知者不過三四字而
已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才其於受學非不
能也但由暫御經筵須臾入內狃於近習心繫
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於近日怠學之端形
於外師傅未退音訓未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
失時輒入於內聖學何由而進乎上王初立奸
臣爲盜國之計卽罷講筵誤我上王幾覆宗社
殿下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戒首開經幄以

勸聖學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何古之
時八歲而入小學十歲而出就外傅曾襄公年
才六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甞御膳必
於深宮之中乎願殿下每朝問安慈闈之後出
御便殿命進御膳命諸諫官舘閣學士常侍左
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至於日昃至於夜分則
上聽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
常在深宮之中薰染婦寺之邪化聖爲蒙其㝵
豈不甚大哉今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太師太傅
也侍讀古之少師少傅也願自今受讀之際知

書筵進則必為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為之起
侍讀進退亦為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傅之
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
補恭讓王二年置經筵官以沈德符為領經筵事
鄭夢周鄭道傳知經筵事王欲覽貞觀政要命夢
周講其書講讀官尹紹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二
帝三王為法唐太宗不足取也請讀大學衍義以
闡帝王之理王然之

忠烈王以後寶文閣徒有其名忠穆王置書筵官分四番更日侍讀恭愍王開書筵亦分番八侍後令五品以下四人爲侍學分四番進講恭讓王改稱經筵置領經筵事知經筵事講讀官

補王御經筵鄭夢周進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卽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敎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是豈平常之道時王欲迎曹溪僧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語及此然

王方惑佛不納
㊟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等伏閤諫曰
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為師故湯
師伊尹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太公以開八
百年之周姚萇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師不旋踵
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為師卒致應昌之
敗佛之為教無父無君而姚萇前元不法帝王
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亡願殿下勿
以無君父者為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
太平之業王勉從之

(補)鄭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李穡極稱之曰鄭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

(補)王御經筵謂侍讀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密直朴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曠曰何不秉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吾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然之今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晩也王嘉納

補三年王欲御經筵宦者金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從之○諫官上言自今宗親大小臣及潛邸舊人有所引見論啓必於經筵公共之所毋得私於宴安之時許令臺諫更日入侍經筵以別內外以遠邪說從之

補御經筵講貞觀政要

本朝太祖元年置經筵官領事一員侍中以上兼知事二員同知事二員參贊官五員講讀官四員檢討官二員副檢討官二員世宗二年設經筵廳掌講讀論思之任領事三員三公例兼知事三員同知事三

員並以他官兼叅贊官七員副提學及六承旨例兼侍講官直提學至副應教例兼侍讀官校理副校理例兼檢討官修撰副修撰例兼司經博士例兼說經著作例兼典經正字例兼成宗二年置特進官以三品以上當三望差除後並抄文蔭武二品以上無定額（玉堂長官抄啓而非曾經政府六曹漢城府者勿抄）孝宗二年置經筵官特

命草野被徵之人皆兼經筵

(補)太祖元年諫官上疏曰殿下自在潛邸好觀書史其於窮理正心之學修己治人之方固已知之

明講之熟矣臣等寡昧何敢有所擬議然而經筵

之說徒有其名而未聞有進講之時殿下意必謂
廣厦大庭無地非學何必拘扵常典日御經筵然
後以為學哉臣等以為人君之學非徒講說其所
以日御經筵延訪採納者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而薰陶其德性一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而振
起其怠惰且創業之主子孫之所儀刑也殿下若
以經筵為不急則後世籍以為說其流必至扵不
學豈細故哉伏願殿下日御經筵講論聖學以極
格致誠正之學以致修齊治平之效上從之乃命
大司成劉敬內史舍人柳觀更日入直進講大學

衍義又命左散騎常侍曺庶書洪範以進

補定宗元年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講初高麗仁宗改延英殿為集賢殿遂置文學之士國初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多置文籍令文臣之帶館閣者更日而會論經義備顧問上從之以趙浚權仲和趙璞權近為提調官文官五品以下充校理七品以下充說書正字改集賢殿為寶文閣

補臣謹按下弘文館卷云世宗三年始置集賢殿于禁中此云定宗元年置又改寶文閣

或因中間改𥙷而至英廟朝復置之歟

(補)始令史官入侍經筵門下府上疏曰史官之職凡人主言動時政得失直書不諱所以備觀省而垂勸戒也前朝之末荒淫無度憚史官直書使不得近凰鑑前失令史官日侍左右記言動時政以為萬世弘規上從之

(補)上御經筵揭欹器圖于壁以示群臣知經筵事李舒推演虛則欹滿則覆之理備陳持盈之難上悅

(補)二年上御經筵知經筵事河崙奏言前朝辛氏

卽位之初設書筵擢儒士日就於學後爲憸小所
誘遊畋聲色以至於亡上曰然予於其時爲侍讀
官麗主厭之授予以將軍之任日與林堅味等習
畋獵遂底于亡今予老矣無及於學而人君當鼎
盛之時常接儒臣講論治道則其裨益大矣
(補)上御經筵知經筵事權近奏曰人主之學不但
讀書必務正心心有所蔽則一言一事之應不得
其正故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遜者虛心之謂
也上深然之
(補)太宗卽位叅贊權近上書曰帝王之道由學而

明帝王之治由學而廣自古王者必設經筵以講聖學良以此也殿下即位以來雖設經筵停講之日蓋亦多矣殿下天性英明學問精博儒臣進講豈能有所發揮者哉然而殿下御經筵凝神講究方寸之天義理之昭著必有異於燕居無為之時聽政多務之際者矣聖學豈不由是而益進哉上從之

(補)元年上講大學徽章謂金科曰讀了此書乃知學問之有益於人也科對曰經筵官皆欲陳賀已詣宮門矣上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待予能行然

後賀未晩也讀了一書何足賀也

㊉二年上命侍讀金科無時召對每日聽政之暇御便殿引入講論從容賜酒科亦竭其所知以對如有所疑質諸權近以對上天性聰明好學不倦讀書嚴立課程讀史徹卷謂金科曰予於歷代治亂興亡略知之矣欲講四書五經何書爲性理之淵源科曰帝王之學臣何敢輕議上曰精一執中帝王之學也遂講中庸

㊉世宗戊戌始開經筵講大學衍義同經筵李之剛曰人君學問正心爲本心正然後百官正百官

正然後萬民正正心之要專在此書上曰然句讀經書無益於學必有心上工夫乃有益矣

(補)元年御經筵卓愼曰臣聞殿下手不釋卷夜分乃寢願殿下執此之心無怠無荒人心無常操則存捨則亡聽政學問之外無他念慮介于其間則聰明日廣矣上深加敬納焉

(補)四年上謂近臣曰予在衰絰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視以爲法幼主即位終三年不讀書豈小故哉今軍國重事亦不得已聽斷況讀書乎遂開經筵

上好學不倦每日御便殿視事退御經筵除奉上王遊宴之外未嘗暫廢【補】讀經書則必過百遍子史則必過三十遍

【補】五年上御經筵講通鑑綱目徹卷謂尹淮曰真西山云通鑑綱目卷帙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此書今已三年矣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常有微恙猶且讀書不已太宗使小宦盡取書帙唯歐蘇小簡在側乃取盡閱及即位手不釋卷雖在進膳時必開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亹亹不厭常謂近臣曰予在宮中無有斂手閑坐之時又曰予於書史

過眼則不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

(補)七年上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士分受諸史而讀之淮對以經學爲本不可專治史學上曰吾於經筵問以左傳史記漢書所記古事或不能對博觀古事以備顧問不亦可乎遂命鄭麟趾等分讀諸史

(補)二十年御經筵謂左右曰予於經史靡不周覽今老不能記不須讀書然且不輟者只爲披閱之間所得頗多耳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

(補)文宗即位以言路未廣朝臣六品以上皆許輪

對經筵引對逐日視事不少停廢

㊉補 世祖乙亥上問都承旨申叔舟曰經筵人主與儒臣講道義論政治者也予欲日御經筵只令承旨集賢殿史官各一人入叅可乎宋元節要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皆切於治道當以何者為先乎叔舟對曰三書皆不可廢然延代事當先也從之

㊉補 命凡經筵集賢殿二員進講諫官亦入叅其集賢官供給使政院點檢勿踈虞

㊉補 教集賢官曰實學根本也國家以詞章切於用故不得已以是取人其自為之道則捨實學不可

也自今宜隨所欲取四書五經中各讀一書予當以時親試講

㊉韵玉曰選文學之士李坡金宗直等二十餘人並兼館職每朔望親講經書又月試製述

㊉命隆冬盛暑外日御經筵謂筵臣曰經筵所以接賢士大夫講論治道非但爲講讀而已延日經筵官無有進言者無得懼予而然乎言雖不中予不加罪也

㊉十年召司藝鄭自英直講俞希益等講易夜深乃罷明日謂崔恒曰易理儘無窮矣朝臣中有能

知易者其錄名以啓

(補)御丕顯閣召成均生員楊守泗等講經書使世子執冊曰古人云惟斅學半講問於人大有益焉汝其問之

(補)命司藝鄭自英直講丘從直俞希益主簿俞鎮八侍論易教曰四人精曉義理吾欲寵遇以勸諸儒也予觀易傳中程傳甚通透予以程傳定爲口訣其以御定口訣互相論辨於是四人等各執所見反覆不已上遂賜宗直自英王圈綱巾各一陞秩爲僉知中樞院事仍教曰古人以黃金買死馬

而兩人皆儒家之子吾所以接之如此者欲待千里馬來耳

【補】又教曰曩者兼藝文等講經書多未能通今則皆精於易理人患不盡心耳未有不盡學者也且如武人自謂非我輩而莫之學焉殊不知人而不學與禽獸奚擇哉乃顧問講官房貴元以理氣先後理有善惡貴元條對甚詳悉上嘉之曰非儒者不能如是

【補】睿宗元年知經筵事任元濬言大學衍義治國之律令世宗常取覽成誦宜以此書進講經筵也

上可之
補抄選經筵官成俔等只置六人常引入卧内講論經史時人榮之
補成宗卽位初大諫金壽寧上劄曰爲學之道如舟泛之流不日進則日退今經筵只御朝晝不御夕講恐非磋磨及時之意乞令經筵官更日直宿以備顧問嘉納之
補元年掌令洪貴達請行夜對是夜御寶敬堂講國朝寶鑑○命凡行幸經筵官扈從以備顧問
補二年命自今經筵官二員直宿

(補)上每於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為未廣擇二品以
上可備顧問輪日叅侍號為特進官令講官日三
進讀夜又召對終始不倦尤邃於性理之學至於
百家星歷鍾律靡不洞曉

(補)六年親祭文昭殿御齋宮召宗宰飲福鄭麟趾
曰世宗嘗幸慕華舘日已晏還宮中即御經筵由
是讀綱目百遍今殿下方講綱目須以世宗為法
上還宮即御經筵

(補)上嘗親祭景安殿還御經筵領事韓明澮崔恒
進曰行祭後又御經筵恐勞聖體上曰予惜一日

若齋日則已祭後不可停也
補八年閏二月賜宴經筵官于廣延亭御書諭曰
人君不學而能治國者鮮矣予以眇昧叨莅東土
遑遑臨履今已八九年矣卿等咸勸力學使予知
進退存亡之機曉治亂安危之迹其功不可不酬
今賜酒樂以示尊師重道之意春日可賞其各盡
歡
補十二年先是上之二年命於經筵置特進官以
三品以上備三望差除至是復命特進官並抄文
蔭武二品以上無定額使玉堂長官抄啓而非曾

經政府六書漢城府者勿抄

(補)十三年上御夜對講罷宣醞經筵官於政院教曰非貴爾等所貴學聖賢道理也命自今經筵官夜對往來給炬火

(補)上教于政院曰知理學宰臣書以啓予將依前日論難於是政院以左議政尹弼商右議政洪應宣城君盧思愼領中樞李克培領敦寧尹壕達城君徐居正楊川君許琮禮曹判書李坡工曹判書孫舜孝咸從君魚世謙同知成均館事李克基啓焉上復御宣政殿設酌教曰前日講說聽之甚嘉

故復設此筵也仍開講弼商曰請臣等問之坡舜孝世論克基對之遂講大學又講心經又講中庸又以理學先後出入經史縱横問難又問天地度數漏刻置閏河洛律呂等事以及歷代治亂之迹時寓規諷舜孝多勉戒之言上聽之亹亹賜紫緞帖裏以賞之時夜將闌諸臣恐勞上體請退上曰古人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予今日與卿等講論得聞所未聞裨益弘多不爲倦復命講詩仍及廟謨而罷諸臣皆扶醉以歸

(補)十五年上欲於夜對講羅無講文翰類選以問

於政院曰予於詞章非欲肆力也但欲知其向方
而止耳承旨等對曰此書直是編集詞藻者也豈
可使經筵官進講乎上乃止
㊓十七年命政府擇武臣可為特進官者魚有沼
等二十四人從韓明澮之言也
㊓韵玉曰成廟一日停經筵觀射後死大司諫鄭
佸等上劄曰學問之道當愛惜寸陰觀射戲事豈
宜以此廢經筵自上引過下答卽命停之
㊓又曰金宗直入侍經筵語不長而意暢講讀
最善故眷注偏傾

(補)閔頣嘗以直提學入直舘吏誤付講書絶標文義適艱澁未能着口不得已以實自首上奬之以直特加頣通政○中宗朝金世弼以典翰入侍當講大學衍義舘吏誤付標左右皆失色世弼素該洽經史開讀數衍無少錯誤時人歆服

(補)中宗四年說經黃汝獻奏曰臣觀國朝寶鑑成宗頻行夜對世宗大王自慕華舘還駕讀綱目至百遍弘文舘有文宗所講禮記以硃書點綴曰自某至某進講先王好學之誠至矣願殿下頻御夜對焉叅賛官李世仁曰成宗夜對非徒講官每特

召大臣叅講故李坡孫舜孝以庸學論難至夜分乃罷貞熹王后恐上體未寧欲止之成宗曰心誠好之不為病也願殿下以成宗為法上稱善

(補)十一年筵臣趙光祖言近思錄論性命之源至精至微不可不進講也金安國曰文宗用力於道學甚專近思錄大學衍義親自考證以御筆釋義或點句殿下誠能體行此書則治化可興上曰此書旣切於心學況先王所用力者乎其令弘文館取進

(補)十二年命宰相勿論職帶經筵每於三講定二

員遞八以備顧問夜對則仍令直宿
十三年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朝講時若領事無故
則八侍而雖或有故依祖宗例不廢朝講爲便也
上曰朝講時領事有故則以政府他堂上代之
補趙光祖言于上曰性理大全體用該備天文地
理禮樂法制道德性命之理無不畢具治世之謨
不待乎外如金安國李耔金淨等並令講論於其
家一月之內三會弘文館使之進講則庶有益於
聖學也金湜學問甚精天文律呂之理多有曉解
亦與此選可也

(補)又啓曰學問當及時勉勵苟至於志氣衰暮則無益也今值可御經筵之日亦云有故而不御未知內間別有何事乎雖不御經筵而不時召對亦可也今之接待羣臣只有經筵而已如臣等雖無知識思所以裨補聖學則豈無所益乎

(補)以副提學又啓曰今經筵雖得進講君臣之間名位隔絕上有所言未能盡論於下下有所懷未能盡達於上如是遷延歲月易過若聖學高明則不必但以講問為主幸於思慮之間或有未穩之事有時召侍從之臣論難可否則情義可通也

(補)副提學趙光祖移拜承旨右承旨金淨啓曰趙光祖在經幄輔益弘大物論咸以爲稱職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侍論難矣然不若專主其任也自上眞知其合於經筵官不必轉移他職也後數日還拜副提學

(補)趙光祖每當入講前夕預加齋戒將所講書端坐熟讀至曉易服而進及至上前一心肅慮如對神明反復陳辨冀必感動乃自天人性情之分王霸義理之辨以及修身致治之道靡不罄竭極論或至日昃上亦虛心傾聽朝野想望

以為太平可致矣

補十四年将講性理大全抄選講官預令該曺趙光祖金淨金安國金正國申光漢南袞李耔金世弼柳雲金絿洪彥弼金湜韓忠朴世熹奇遵鄭應張玉趙祐李希閔黃孝獻權雲李忠楗等二十二人與焉

補金安國常侍經幄啓迪之言必以理學為主貫徹簡婉探賾辨析靡不究極

補御經筵講伊尹師傅之説弘文著作慶世仁啓曰三代以下師傅之職闕矣今之經筵惟事講讀

恐妨日新之功也

補 三十七年上御朝講參贊官李浚慶奏曰祖宗朝視事則不開經筵經筵則不為視事延來合為一事故講學之功未精也上是其言

補 金正國曰鄭士龍能於詩文而不治經術以應校每當進講蹙額搔首曰寧受十度唐瘧不願逢一次經筵李晬光曰以經筵講比之於唐瘧甚無謂矣夫以士龍之力於文詞而猶有此患況不及士龍而冒居論思之地者哉

補 仁宗元年命筵對史官待左右畢出後始退著

為式從記事官李爓之言也

補明宗乙巳領經筵尹仁鏡啓曰二十七日後則當開經筵晝講則小學夕講召對則孝經以此迭講何如小學則自上固已習知而進講者正爲此書有切於日用常行之道而在初服所當急務耳孝經亦辭約理備言近指遠之書不可闕於聖學者答曰如啓

補左賛成李彦迪以爲上方在冲齡學問最急卒哭前上劄請愽選經筵官開講以進聖學而以爲仁宗居喪以禮猶日與儒臣講讀不輟遂開經筵

㊉政院啓言領經筵考諸大典以三公爲之而
中宗朝亦有以正一品差出之例請以林百齡
爲領經筵上可之

李睟光曰申光漢爲判中樞相臣沈連源尙震
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
請陞秩除領經筵於是特陞正一品令則時任
議政外不得兼帶領經筵非舊例也

元年夏大臣以盛暑請停書筵不許

㊉洪彦弼以領經筵進講子暹以知經筵同入
講筵時甚榮之○宣祖朝宋麒壽以特進官詣

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同入侍講時甚榮之

(補)九年正言李浚民奏曰近者自上留意文雅人皆感激興起然帝王為治有本有末邇經幄之官賜暇書堂是書堂重而經幄輕文華先而德行後也上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固不可不先於末然書堂事自祖宗朝留意勸奬而近來文風不振故欲以此勸勵豈容以德行為後乎

(補)宣祖即位初時明宗國恤未卒哭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羣臣頗疑闕略卒哭後始反覆論難辨問

甚詳講官學淺者皆憚於入侍盖上欲存諒闇之
禮而然也

(補)上初御經筵進講蔡氏書傳都承旨朴應男啓
曰聖學工程自有次第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摹次
及論孟以究其縕奧要以統會歸趣於中庸則尺
度權衡無不各有定理然後進講經典兼讀大學
衍義爲當仍達修己治人之要本末明備復陳列
聖好學成就之效曰今内藥房即古之集賢殿也
臣聞文廟與諸學士討論日昃或乘月步至直廬
相雜至夜深不倦以此諸臣朝退不敢解帶其勧

學好賢千載所罕伏願殿下深體此意日與儒臣討論以進聖德上旣講大學其次第一視其言

(補)元年御經筵李滉承召上來以知經筵進講故事知經筵只參朝講不入晝夕講而朝議以爲經幄無此人使並入參仍以爲例

(補)李滉啓曰小學大學爲聖學之始終當温古而知新小學今雖畢講亦常念可也古談有之爲學工夫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能退步退步云者非謂退而不爲也謂日所學常念不忘之謂也温古之功深至則知新之功亦不出於此矣

㊗二年筵臣奇大升獘曰泛觀雜書有妨正學四書小註及性理大全所編與先儒正論違戾者多請一度覽過專觀大文大註世宗大王末年亦如是請以爲法

㊗七年李珥封事曰古者設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法旣廢師傅保之責專在於經筵故程子曰君德成就責經筵經筵之設非爲臨文講讀不失章句而已將以觧惑而明道也將以納誨而進德也將以論政而制治也是故祖宗於經筵官待之有禮親之有恩如家人

父子情意洞徹焉今之侍臣學問多缺誠懇多乏
或難於入侍至有規避者矣雖然豈無懷誠抱蘊
願覩聖明者哉近者經筵不頻接見固踈而禮貌
嚴肅辭氣罔舒酬答甚罕講問不詳政要時弊未
嘗咨詢間有一二講官勸勉聖學則亦泛然俯聽
而已殊無體驗踐履之實罷筵之後大内深邃瞻
仰徒勤而殿下左右只有宦寺宮妾而已未知殿
下燕居之時所覽者何書所做者何事所聞者何
語耶近臣尚不能知況外臣乎孟子亞聖也齊王
之尊敬亦至矣尚有一曝十寒之歎況今侍臣有

愧古人而踈外若是者乎

補又曰今之賢者固難其人然極一世之選不論出身與否不分在朝在野則豈無一二可以補袞者乎伏願博詢精擇必得其人出身者擧于玉堂不移他職未出身授之閑局帶以經筵職名陞堂上亦授其職必兼經筵官叅於是選者輪日入侍使之展布所蘊而自上虛己和顏受其忠益講學則必窮義理論治則必求實效雖非進講之日源源召對于便座只令史官俱入質問所疑宣示淵衷則上下之契日密而情意無間性理之說日進

而聖學成就交歡有同于魚水邪穢罔干於天日

矣

(補)南九萬曰宣祖甲戌避殿時開講于丕顯閣以地勢狹窄知事特進官皆不得入臺諫則與大臣講官皆並入侍

(補)十四年大臣啓請成渾進秩兼經筵參贊官上令以閑職入侍

(補)十五年上將講綱目命奉教李恒福李嶸正字李德馨檢閱吳億齡修撰李廷立各賜內府秘藏綱目又命除吏史漢語試射等諸業俾專文事未

幾嵥没以鄭昌衍代選

(補)三十七年修撰鄭經世啓於筵席講周易固為聖學之正宗然其義精微未易通曉春秋明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宜講究經世每當進講數行陳說明白剴切上亟加奬賞至以國士稱之李恒福每自經筵退曰鄭某真侍講才也

(補)尹根壽曰柳眉巖柳希春號博通經籍傍及子史舉輒成誦嘗於講筵臨文進啓有性理大全中語者誦過半丈而不錯眉巖旣逝後余以侍進入侍筵中得聞之聖教如此

補辛應時行狀曰一日經筵宣廟教辛應時曰皇明通紀甚是好書應時啓曰殿下從何得此書乎筵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況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盖以朝廷方議私親典禮而通紀篇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也

補上嘗夜對仍賜宣醞罷後宮娥拾得小冊子以進乃抄劉延思錄文字也上曰必落自金宇顒袖中也後日講筵命賜宇顒曰此必儒臣袖中物今以還之宇顒拜受感泣而退

補上嘗御講筵凡經筵進讀玉堂上番爲之校

理周傳以上番八侍裏鈍不能作聲乃請以下番代之修撰李忠元出於倉卒殆不成句讀時以爲笑李晬光聞之曰論思之官必須先期熟讀以待不時顧問可矣

㊄鄭澈嘗偶與金長生相會商確家禮中疑禮數三條翌日以儒臣入直適値召對上出家禮此編命諸臣論難仍下教曰予觀古今書多矣未有若此之難解者爾等其詳辨以奏諸臣莫敢開口澈以昨日所受於長生者逐條敷奏上大加稱賞賜與優渥罷對澈直往長生家叩謝

曰今日筵中以昨日所受於君者仰對大獲天褒欲以昨繹師受之意首實而倥偬未果而退今茲賞賚實君之所當受也相與大噱而罷

(補)仁祖元年都承旨李德泂奏曰古之帝王雖航海之時猶講大學今當臨御之初日御經筵講論治道實為急務向使廢君頻接臣隣廣詢治道則雖如爾瞻之奸焉得以惑之上嘉納之

(補)上自即位以來日開經筵親延儒臣討論忘倦奥旨微義問難徹底迥出意表素以老師宿儒名者莫不欽服夜亦頻頻賜對古今治亂民生休戚

靡不商確講訖輒宣醖夜分而罷

(補)藥房嘗以伏熱請姑停筵上以為學問之道當惜寸陰不可以炎暑輒停不許或有故停筵則輒召對便殿或以旱灾避正殿則乃於殿廡下開筵

(補)嘗御經筵講禹貢講官多不明疆界上聞吾聞任叔英識中國山川地形遇華人談說華人驚服信否侍臣對曰有之上曰任叔英讜直之士也早死可惜

(補)嘗御經筵講益稷篇教講官曰舜為君禹為臣而君臣之間尚且相戒如此大凡讀書非惟口讀

善讀者必先體此意可也講惟先格王教曰爾等亦格予非心可也講木從繩則直教曰卿等勿以予爲不可諫而其各盡心焉

(補)嘗臨筵問去讒遠色孰難鄭經世對曰不若讒說之害爲尤大矣上曰女謁獨無讒說乎經世以副提學進講盡論語一部上嘉其勤且誠特加一階至正憲而猶不離論思之任首尾凡五年上講大學時鄭經世以副提學乞暇在鄉筵臣吳允謙啓言宜待鄭經世之歸倉卒講論者與存心用功之外者意味自別也上從之故事玉堂長官無依

次八侍之例筵臣合辭言鄭經世乃讀書養德之人請頻數引接從之李元翼每從講筵退語人曰鄭某眞是侍講才豈惟今之第一古亦難得云
㊉二年命加都承旨鄭經世資經世以副學進講論語多有啓沃之益教曰詩云無言不酬特為加資
㊉玉堂趙絅劄曰以盛暑停視事此雖曰舊事竊以為過矣盛暑隆寒為日非暫雖在無事之日猶為不可況危急存亡之秋乎有謨猷者徘徊於是工執藝事者徘徊於是其損國體而距人遠者不

為少矣程頤論暑月罷講之非曰三月一不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義異也月令夏月君子齋戒節嗜慾定心氣然則安肆宦官宮妾之上不可謂齋戒而節慾定心氣未必不生於討論經傳之間

(補)三年正言李景奭啓以臺諫之陳啓者若值開筵宜入面啓從之兩司之入侍筵中始此

(補)六年大司憲張維劄曰人君內有衆欲之交攻外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講劘啓沃之益只存於經筵於是怠焉無可幾矣殿下自即阼之初開筵講學不能如祖宗故事至

于近日漸就稀濶臨筵之際務尚簡默未嘗從容
咨叩輙講還內則所與處者宮妾宦侍也如是而
欲望德修業廣無乃已踈乎

(補)承旨李植疏曰經筵須兼覽史記以窮格爲切
綱目一書續春秋而作於南渡之後於內夏外夷
之辨征戰事機之變尤致謹而備載願留意焉

(補)九年副提學李敬輿劄曰先儒曰未讀是書猶
是人既讀是書猶是人此不善讀殿下之九年講
學不幾於不善讀乎此無他以聖賢相授之心法
謂之高遠而不可學不探其本而徒事其末不究

其旨而徒取其文開筵展讀不過爲一時之文具買櫝還珠了無實見之得加以淵默是尚下問是耻禮數嚴絶情義未孚筵臣勸講徒備故事或間日臨筵或數月廢講接賢士大夫之日少親宮妾宦官之時多故心與道離情以私動清明日祛志氣日消未極義利之趣未釋公私之分迎合之言易以抵隙激成之說如石投水

(補)十三年又以承旨啓曰講學之道必加緝熙之工然後可收光明之效古之帝王雖在斬焉衰絰之中亦無撤講之規惟茲國恤在臣民如喪之痛

固無間於壬申以聖躬言之宜若有異至今停筵已非如不及惜寸陰之意矧今蹔從時制服御即吉開筵視事恐無所嫌自明日視事依例如何

(補)孝宗己丑上御經筵初司諫院引宣祖朝已例及朱子劉辭請於卒哭前開講筵上曰情禮不忍也不許至是上始行晝講講中庸序諱朱子名不讀講官等請以爲例自此顔曾思孟程周並諱其名且請林下讀書之人來在京師者依故事入侍經筵並從之

(補)掌令宋時烈疏曰程子將進講中人以黃覆容字曰上潛邸嫌名也講罷程子進言曰人主之勢

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而驕心生耳此皆延習養成之不可不戒此語世子不可不知而亦殿下之所當知也

(補)備局啓曰草野被徵之人並兼帶經筵事旣已定奪矣金集則旣以特進官啓下宋浚吉則當以參贊官差下而考之大典堂下官兼經筵例以文官差下而竊聞宣祖朝儒臣成渾不兼經筵官只令以閑官入侍經幄今此被徵諸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而法典如此則依宣廟朝例只各以本職入參筵席可矣從之

㊣上嘗臨講遺一章宋浚吉進曰殿下開筵對臣僚之際心放如此獨居之際尤難保矣上嘉納

㊣元年春筵臣以上候未寧請姑停講上曰開筵論難多有可聞不許又以六月日三臨筵恐致勞傷請日一進講上曰予素多病冬日嚴凝則勢難頻講欲於此時頻數開筵不許又以冬寒請姑停筵上曰若極寒則予當觀勢處之姑勿煩禀上嘗講詩傳至是停詩講書以宅憂也朝晝講書傳夕講大學衍義

㊣御宣政殿晝講上曰開筵已久而尚未見大臣

君臣相見豈有定例欲入大臣諫臣皆入叅經筵矣見之之若疎情安從生

㊗七年因吏曹叅議宋時烈所啓今後召對時大臣一員輪回入侍備局堂上一人依特進官例亦令入侍事分付

㊗朝晝夕講之外時復夜對或不寧而未御正殿或入侍之官不齊則亦時時召待便殿

㊗九年臨筵教贊善宋浚吉曰予之氣質未免偏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快祛舉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於左右然後庶或小過

予之每欲久留賛善者此也蓋自講心經宋浚吉頻頻侍講戊戌冬後宋時烈亦迭進以講其他以儒術進者並命輪入

(補)校理閔鼎重以未踰禫月辭經筵講詩詳見禮考

(補)十年命依宣廟朝丕顯閣故事晝夕講召對皆令兩司一員入侍從持平南九萬之言也

(補)顯宗己亥大司憲宋浚吉疏曰明廟大行未葬宣廟講喪禮蓋未葬講喪禮禮也願依宣廟舊例又奏曰仁廟朝講官鄭經世自玉堂來謂臣曰今日有喜事適見御覧冊子其中有白書籌有多讀

卷舒之迹矣聖祖之勉講學問於此可見

(補)元年上有眼疾妨於省讀而猶頻御經筵命校理金萬基大書經書及大學衍義等書以講

(補)命副提學俞棨依仁祖朝鄭經世例别為入侍講論文義侍讀官李殷相筵啓俞棨以備局堂上循例入侍而慱通經史又熟於心經他堂上不為入侍之時使之别為入侍講論文義何如上曰兩宋判書不為入侍之日則别為入侍可也

(補)上留神問學非有疾病必御經筵又喜講前史君德修否政治得失民生休戚亹亹討論以為監

戒停講之日又令儒臣考閱史傳書進古事以寓
諷曉之意數招近臣夜對講劘經史開懷見意有
若家人父子常有眼患而對燭看書臣僚有言其
添傷上曰冬夜甚長予且無寐不得不看書耳
(補)七年上御經筵命諱顔孟程朱之名
(補)以玉候未寧久未開筵校理南二星筵白自
上頻開經筵則館中講臣亦當講習經訓朝文
獻納而近來廢筵已久玉堂作一卧榻云
(補)九年特命以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兼領經筵
(補)九年宋浚吉筵卷曰經筵久廢則謗以玉堂官

為冊色書吏蓋譏其但守書冊而已近来此譏尤甚經筵如此世子不勤書筵可知不以精一相授而以怠惰相傳可乎殿下深居九重所為何事亦嘗留意於書史乎抑但怠惰逸豫乎上未即答宋時烈曰昔宋孝宗嘗自謂誠心待羣臣張九成對曰陛下對宮妾何如引接外臣孝宗未答九成曰陛下若經營所答之言非誠心待下之道殿下無乃近於九成之言乎

(補)南鶴鳴曰崔相錫鼎言先朝嘗以举字下問儒臣未能對者有一武弁進曰此在白居易養

竹記上嘉之仍命武臣入叅經筵云

㊂十四年副校理申翼相上疏曰昔傅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以高宗爲君而申戒如此況於後世人君乎經筵之停廢今幾年矣玉堂作一冗司學士稱爲守直其視祖宗朝三日開筵繼以夜對者爲如何哉

㊂柳馨遠曰既置師傅而弘文館職是論思凡近侍皆規補道義之任則自當皆叅講論也不必别以經筵二字列於職官兼帶二字者得叅講席也蓋我國如宋朝不置師傅之官故不得

已別設此號使為無職也

(補)肅宗元年上以御製舟水圖說出示大臣許積其論治國之道有五第一曰好學問其文曰人君先以好聖賢之學為務日御法筵討論微辭蘊奥則其功也漸臻于日就月將其成也遂抵乎大聖之域傳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如學也嗟乎其拳拳乎學問孜孜乎道德章章明矣惟我成廟方在諒闇之中日三晉接與經幄諸臣講辨奥旨夜或賜對確論古史治亂興亡善惡成敗之迹其加意於學問於斯乎盡之矣古者衛武公

以九耋之年猶尚勤勤服膺於學問況於少壯者乎此切磋琢磨之學瑟僩赫喧之德見歎於淇澳之篇者可不羨歟

㉿上御晝講諸臣奏事上未及答猝然嘔吐神氣不平許積入診起居上曰去夜讀書至四更五更始寢覺即進食仍出晝講食不消以致嘔吐也積陳攝養之意

㉿進臣吳道一啓曰聖學輯要即先正臣李珥所撰進于宣廟者也其書最切於帝王之學宣廟每稱其有補治道倘於燕閒之際常常閱覽必多裨

益矣命弘文館繕寫以進

補 須議政金壽恒啓曰古事大臣只於朝講入侍不參於晝夕講及召對故賓廳引對之外進見無時凡係陳白之事必須請對此涉難便先朝曾有成命大臣苟有欲言者則勿拘常例並許入參請依此遵行從之

補 判府事金壽興奏曰古人謂君德成就在經筵倘於侍講之外頻召儒臣講論經史如世宗朝故事則其於君德之道豈不大有所益乎

補 因夏暑停經筵典翰崔錫鼎劄曰國家庶政千

條萬端而最重且急者莫如人主之進學古之聖王德已成治已定猶必惜寸陰務日新豈以寒暑有間斷哉上優批嘉納仍御經筵

㊉玉堂林泳嘗劄曰鞫獄未罷之前將不開講古詩云淑問在泮其意欲以學之道聽囚也且古人斷獄貴傅經義然則開講之於聽獄非但事體無碍亦有資益之義望勿廢講

㊉二年御晝講知經筵閔熙進曰高聲讀書恐致傷氣上曰讀書遇好處自然高聲耳

㊉六年叅贊官南二星曰日氣漸熱視事頃稟之

期不遠殿下春秋鼎盛分陰當惜法筵雖不得頻
開亦不可以日熱久停或不時召對從容講究至
於夜對則羣動既息視聽專靜正宜討論經義矣
檢討官吳道一亦請時時召對頻接臣僚從之
(補)七年舊例自初伏至處暑停視事副校理吳道
一疏言典學之工一日爲急擺脫常規時開法講
固無不可且於萬機之暇頻賜召對而或以便服
引對或於卧內延見則其於節宣保養之方亦不
爲無補矣答曰自前暑月停講之時例有賜對之
舉當量其氣力時時召對矣

(補)召對玉堂侍讀官吳道一曰綱目昭載治亂爲鑑戒之要講讀固好而心地存察之要莫如先儒論學文字頃因領府事宋時烈所達以心經進講此誠治本源之書也請綱目則時時觀閱以爲鑑戒之資而連講心經上可之

(補)九年講官金昌協奏史記與經傳不同而一次所講不過數張殆延於應問備數且不必逐句尋繹雖了一二編亦可命依所啓爲之

(補)吏曹參議朴世采奏曰真德秀心經孝廟朝故判書臣宋浚吉始請進講於法筵至今三世矣且

如程敏政附注出来我國似在己卯年間文正公趙光祖始表章之被禍之後此書遂盛行其後成守琛諸人皆以此書為講習之本而至於文純公李滉道學之高明踐履之篤實深有所得力於此書其尊之幾與近思録並矣以此書大體言之不出於誠意正心修身三件事而亦不無致知躬行涵養省察底意思此書非徒宜於講讀實行上切緊工夫無過於此矣

(補)又曰坐講之法非但程子有所論請今於我國經筵亦有此弊蓋自祖宗時講官坐侍殿上

講讀別無俯伏之禮而中間因貞熹王后垂簾始設其制視諸宋朝獨講官在御案旁立講者尤似有失是事當筵進講之人無以緝其聲而盡納誨之誠於事甚害不但人主無尊儒重道之心為可慨也往在中廟朝先正臣趙光祖始請復舊而未蒙採施

(補)十一年自上將講易副提學李畬疏曰今茲講易不可復循常套宜擇朝臣之習于易者或兼經筵或處講員又令政曹勿輕遷移講官使得專心於溫繹至如草野隱藏之士散職沉淪之流以易

學見稱者並皆召致都下或別加甄擢破例侍講或付職居京令與講官論辨要使衆長咸集而殿下於開講之時必反覆論難凡有疑晦不耻下問爛熳熟復不得不措然後所講不止為應文備數之歸而因此漸進於昭曠之域矣

(補)命武臣堂上依孝廟朝故事輪回入叅於講筵

(補)十二年金昌協疏曰聖質明睿沉潛不足其講聖賢經傳略綽講觧便謂已了於其所當疑者初不曾致疑亦未見有可問也此病不除實妨入道

(補)朴世采曰我國讀書堂之設乃所以擇人才

備顧問者也今日講官只將所講文義反覆紬考而其於他書不能熟讀精思故至進講文義之時自不得詳盡無誤令玉堂入番官略倣讀書堂之規雖進講之外必使着意於經學講究義理則其為輔益君德誠不淺勘矣且我國士大夫專以詩賦表策為務雖其登科之後選入玉堂而進講經義自非平日之宿工其勢必致齟齬

(補)二十二年又選經學士以備侍講名肅筵官

(補)二十三年經筵畢講大學衍義講官奏是書乃

人主龜鑑雖於畢講之後亦宜常加閱覽上曰真
德秀十年覃思用功甚勤今見此篇怳如其人之
在側其於治道甚切至當各別留心焉
(補)英宗二年命講筵並諱顏曾思孟四聖及宋朝
六賢之名
(補)四年知經筵吳命恒請依肅宗朝舊例令講官
坐講上可之
(補)上行次對晏罷未及召玉堂開講玉堂趙顯命
李宗城進故事曰次對之罷午漏才下晝日省中
冠服以待準擬并曝而夕鑰已鎖宣召尚靳萬機

之餘固知少暇而三講兩對一併廢却顧不有歉於惜陰之功耶批曰今觀書進故事甚嘉誠焉以大禹之聖猶惜寸陰況欲效三代者乎勉戒之言豈由愛君特以手筆答之示予嘉尚之意

(補)八年召對講聖學輯要教曰是書序次聖賢道統之傳以文武為首矣我朝諱四聖名自孝廟朝始令於道統之首不諱名可乎此後其並諱文武名又曰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甚精博然猶不若是書之緊且切也予思先正欲書賜紫雲書院扁額而聞孝廟已賜額故特製輯要序文庸示表章之

意仍遣儒臣致祭于紫雲書院錄其後孫

㊓九年先是肅廟講禮記曾子問已輟其自止而因違豫未盡講至是上御晝講讀至曾子問嗚咽流涕不能成聲經筵官齊聲言小學曰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晉王裒不忍讀蓼莪而門下為廢其章請勿講此編也上從之

㊓九年召對講陸宣公奏議上欣然曰故相李勸予講是書故相洪致中趙文命亦以為言其意盖以予量狹而欲借是書以開發聽納之量也昔呂祖謙一介學問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質子

講是書不能恢其量是豈特負是書亦所以負三
相也然三相已亡不及見予之講是書可悲也仍
遣禮官致祭三相
㊉又講奏議上問講官曰奏議中君上六弊予所
有者幾何叅賛洪景輔曰銜聰明好勝人耻問過
騁辯給四者殿下皆不能免焉侍講官吳瑗曰臣
則以爲恣強愎之外殿下皆有之矣上欣然嘉納
仍命玉堂書進六弊
㊉十三年六月天甚熱上猶講學不輟至夜鼓四
下乃罷大臣言太勞神用上曰人主一心萬化所

本豈可以日熱急乎祖宗朝必不爾况一月六對尤可見祖宗勤政之盛意也

(補)命抄書筵官綸音此時元良輔導莫若林下讀書之士况聽政之後事體比前尤重依經筵官例令吏曹抄選中人名以書筵官啓下後並帶春坊者政院郞爲措辭下諭噫士幼而學壯而行今者此命一則爲國一則爲元良身雖在於林下實則世祿之臣也爲我元良暮年勤懇之心其豈不體哉

(補)二十一年傳曰書云一日二日萬機且王者講

學為先聖賢訓謨往牒治亂非經史何以知之而
況孔子之聖自曰不如某之好學豈可祈寒盛暑
而停之其視事即萬幾也須者法講周禮註引王
藻篇有起感者我朝有備局日次此亦視事而凡
隆寒盛暑頃稟者非特法講也並與視事而頃稟
以月計之半年尚在頃稟中一日二日之意焉在
況冲年之君講學尤緊古人之一日不講書口中
生荊棘其於半年乎備局日次古例月三之昔年
特命月六猗歟盛哉因此而可釐舊制且法講次
對俱於便殿祈寒盛暑一也且雖值盛暑仍為開

講亦有昔例此後雖値祈寒盛暑勿爲頓廢以此

載大略於續大典

(補)三十四年上召耆老諸臣講讀論難名曰耆老

講

(補)三十六年十月上親臨弘文館講綱目明日儒

臣上箋謝上書下西闕臨署南極紗籠八字教曰

予今衰矣諸儒臣卽予少友今日此舉乃所以酬

三講之意也遂命賜饌

(補)三十八年三月上與王世孫會講于景賢堂仍

親製小識命列錄入侍諸臣姓名鋟梓印粧進獻

須賜又藏于史閣扁于講書院講罷上語筵臣曰
今日世孫所對文義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亦不
如也仍命世孫會講以四孟朔行之令禮曹撰儀
注以進
㊓三十九年上每行講筵必令世孫侍坐講論文
義上輒稱善至是召對講宋鑑親書七十講史因
文興慨特召爾面飭嗚呼元祐紹聖可謂鑑戒爾
將今日之教銘心不忘三十三字以賜世孫
㊓四十一年領議政洪鳳漢筵啓備局班經筵班
事體尊重晝講時武臣便是經筵班自當別論與

玉堂同行事例當然因此論之則晝講時二品武
臣或坐於西班二品班者大失法意自今以後晝
講武臣則勿論堂嘉並依前南行坐好矣上曰卿
叅是矣都承旨副提學雖或從二品亦至南行晝
講武臣何以異乎依所叅一體定式鳳漢曰晝講
次對兼行時知經筵及特進官與備堂合班之故
閭或因其資而坐甚遠事體終涉苟簡此後兼行
之時則經筵及特進官姑先其班次講罷後各歸
其次好矣上曰所叅是矣依為之雖臺臣非朝講
班則經筵班為先次對一從班次可也鳳漢曰晝

講時武臣雖值臺臣及他三品官司入之時其坐次則不離於玉堂之次朝晝講或有品高諸宰同入侍之事講未罷之前一從次對例好矣上依為之鳳漢曰朝晝講時常叅次對無行則領經筵之坐次依知經筵例乎上曰領經筵以大臣坐次為之

(補)弘文館志曰國朝故例主上每日行常叅御經筵承政院每日稟定視事與否視事即常叅經筵之合稱也除非國忌及大段公故則無日不稟該房承旨招司謁以口傳啓言視事取稟主上若欲

開講則以司謁口傳分付于政院令開某時講若
欲續行三時講或兩時講亦同時下教政院即書
某時讀于粉板揭示于本院大門之外視事頃稟
亦自政院爲之

㊉朝講正時平明前一日政院揭示粉板去來
日某時講本館册色書吏即詣差備門外言于
大殿別監請出御覽册稟告入番定自止使書
寫以朱懸讀册吏初準上下番再準校具自止
單子並與御覽册還納大内翌日領經筵事一
員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中一員特進官二員

承旨一員本館上下番各一員兩司各一員注
書一員翰林上下番各一員入侍而正時前二
刻入侍諸臣一齊就次領事坐定冊吏函致進
講冊子每位前各置一卷上下番持冊子進詣
領事前習讀而上番讀之（如長官當入只下番習讀於領事前）習
講訖下番翰林持座目單子跪示于領事及知
事特進官承旨前還付冊吏冊吏又示上下番
及兩司後呼大殿別監呈納單子禁漏官奏正
時上出御外殿書房色司鑰出來閤門外唱告
殿坐諸臣各持其冊以座目次第入各於其位

俯伏開冊上先讀前受音一遍訖講官讀新受音上讀新受音一遍訖講官講論旨義而罷儒臣在京則夜對外凡開筵時例爲入侍而原座目入啓時自政院呼司謁以儒臣入侍事口傳啓稟

(補)晝講正時午正知事或同知事一員特進官一員承旨一員本館上下番各一員注書一員翰林上下番各一員輪對武臣一員通政以上輪回入侍他講則否座目單子則自兵書別書入啓宗臣一員英宗乙巳依肅廟初年故事輪回入侍他講則否座目單子則自宗親府別書入啓入侍領事不入則習

講節目就知事前爲之原任大臣入侍之時則習講如三公例而以原任入侍事口傳啓稟御覽冊校正還入侍奏時習講諸議座目講規並同朝講朝講後仍御晝講則上不講前受音并朝晝兩筵所講翌日法講以前受音先讀晝讀後仍御夕講則亦倣此

(補)夕講正時未正或於一日之內並行三時講則初講罷出後本館上下番仍留習講廳使冊吏請出御覽冊懸讀校正內入後待奏時習講諸儀及座目講規並同朝講

(補)召對不拘時自上下教于政院別監到本館

呼冊吏出給御覽冊則冊吏告于入番定自止懸讀校正郎為內入肅廟朝因定奪不定自止畫一篇進講故鱗次懸讀預為校正內入以備不時進講上下番詣閤門外仍坐位次使書吏持冊子分送原任大臣及儒臣處知其進不進然後座目單子方為入啓承旨一員本館上下番各一員注書各一員翰林上下番各一員入侍原任大臣則不書座目只口傳啓稟同書講不講前受音講官讀新受音一遍訖上讀新受音一遍講官講論音義

(補)夜對開門時座目諸儀與召對同原任大臣儒臣不為

入侍講訖或留諸臣宣醞而罷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八

校正

職官考 七

館閣 二

(續)奎章閣

(續)本朝今上卽位初始置奉列朝御製御筆御畫顧命遺誥密教及璿譜世譜寶鑑誌狀又奉當宁御眞御製御筆寶冊印章有提學二員直提學二員直閣一員待教一員　雜職閣監二員司卷二員檢書官四員領籤二員寫字官八員畫員十員監書六員吏

屬書吏十人書寫二人兼吏六人正書朝報吏二人閣童十人直二名大廳直二人使令十五名引陪四名間陪四名照羅赤二名房直二名水工二名軍士七名丘從六名

㊉世祖朝同知中樞府事梁誠之奏曰君上御製與雲漢同其昭回萬世臣子所當尊閣而寶藏故宋朝聖製例皆建閣而藏之設官以掌之乞令臣等勘進御製詩文奉安于犠𧿹閣東別室名曰奎章閣又諸書所藏內閣名之曰秘書閣皆置大提學直提學直閣應教等官堂上以他官帶之郎僚

以藝文錄官無差俾掌出納世祖亟稱其可行而
設施則未遑也肅宗朝為奉列聖御製御書別建
小閣于宗正寺御書奎章閣三字揭之而規制則
未備也逮當宁丙申初載命召大臣教曰我先大
王雲章寶墨皆教詔予小子之篇所以尊信敬謹
豈尋常懷簡之比宜建一閣以追宋朝虔奉之制
而列朝御製御筆之未及尊閣者不必如宋制之
每朝異閣也同奉一閣實為省費袪繁之道爾
有司其即昌德之北苑而營度之仍命丹艧勿用
真彩塗飾勿用紋紙務從儉約於是經始于丙申

三月至七月工告完

續 內閣提學二員（從二品至從一品）以文衡及弘文藝文提學通望人直提學二員（堂上正三品至從二品）以弘文館副提學通望人自吏書長望受點而依宋朝學士直學士之例以他官兼之（參政銓官及銓官應遞人外任人並勿拘）若提學陞輔國直提學陞正卿則依本朝兩館提學直提學之例提學直提學減下或以提學直提學授外任或以外任授提學直提學則依宋朝知州府兼觀文殿太學士之例並仍帶直閣一員（堂下從六品至正三品）以曾經玉署人待教一員（參外正九品至正一品）以

翰圈注薦說書通望人自本閣書薦記圈點已經待教
則直閣隨闕直擬不待會圈每會圈閣臣備三員進叅時任如有故原
任中差檢校進叅阮完薦以某某圈點簡通提學士之待教執筆以次倒點
一如弘文都堂錄之例以圈之多少為望之次第修啓目啓
下移文吏曹待開政備望或外任並擬或二望備擬自吏曹草記直
閣待教並依講書負勸讀官成均館司業例有實
職為兼啣無實職為實職自吏曹隨實兼單付啓
下已經直閣者不待更通納言直擬銓郎○檢校
依宋朝檢校太師本朝檢校政丞之例列書原任
受點權察原任品數視本啣進二階則勿擬檢校

㊫奎章閣之初設上謂大臣銓官曰由唐以上學士之名未立乘輿所在但以文詞經學之士直於别院時召以草制蓋建官分職以漸而備勢則然也先朝編次人之設專掌御製有其事無其官亦由是也而今爲列聖御製之尊奉倣宋舊制刱建一閣則命官典守以實編次人之名允合漸備之義我朝提學即宋之學士直提學即宋之直學士又於堂下置直閣待教以倣宋之直閣待制則設施有據通變咸宜卿等其陳便否僉曰是擧也可以宏前謨可以振文教

有闕則有官以典守之不可已也於是倣唐翰林院六學士之例設置六人遂定為令制

附雜職閣監二員隨品付軍啣所以守直於御真奉安之所者也○司卷二員五品如政院之有司謁掌傳命稟啓等事者也自本閣遴擇三望受點後越薦單付○檢書官四員五品叅外隨品付軍啣所以佐閣臣校書寫書及凡閣中有事為差備官者也先門地次才藝使前任檢書各薦二人閣臣齊會試取極擇文與筆完薦三望八啓受點越薦單付○領籤二員五品所以寫校所下御製奉安御製等事及閣中有事為差備官者也閣臣遴擇文翰擬望及越薦如檢書官例○檢律一員以刑書檢律中依政院例自本院抄擇啓下所以備抄啓文臣講製居末及閣雜職官推考等諸般議律者也○寫字官八員畫員十員以先朝差備待令畫員寫字官之徒屬之本閣自本閣試取抄啓所以應御製繕寫印札等役者也○監書六員循藝閣之

有唱準所以本閣啓下文書應製文字分掌句檢者備三望受點別置生徒二人侍闕陞實

【續】直提學以下例兼知製教春秋館而春秋館則修撰編修記注記事視其本品之階知製教則毋論時原任並許兼帶

【續】五年上教曰提學旣兼考試與詞命則直學以下宜兼內知製本閣直提學直閣待教例兼知製教依玉堂例閣視館僉清僉窓館官時任例兼則閣官勿論曾時任皆當付知製教以此著爲式又教曰內閣之職備顧問稽典故設有考史之事宜兼春秋之啣況內而承旨翰注三

司六曹郎外而八道都事評事五道文守令莫不兼之則內閣左不可不兼直提學例付春秋館修撰官直閣待教例付編修記注記事官如直閣待教在承史館職者不必疊兼令該曹準此定式

(續)凡考試內閣提學與兩館大提學提學同參依宋殿閣學士例(或大提學提學俱不備則內閣提學主試)大臣課試儒生則直提學亦爲同參用春秋館堂上例

(續)抄啓文臣以參上參外中槐院分館人自政府限三十七歲以下抄啓而年滿四十則減下文臣

殿講製述及祭官（親享則不拘）試射皆令勿叅有實職則除本仕無實職或罷散則依史局郎例付軍啣凡有請由皆以由單親呈于本閣外任往還者準此

（續）五年上教曰文風不振由培養失其本也近來年少文官纔決科第不復從事文字習俗轉痼孺單未易雖有專經之講月課之製作輟無常名實不符朝家勸奬既乖其方新進怠忽不暇專責大抵人才不可以一槩論而文學為最重盖其藴之德行發諸事業以至餙皇猷礪頹

俗實有關於世道之汚隆今欲倣古設教以爲
作成之道則湖堂太簡徒啓奔競之風知製稍
秖反歸濫屑之科若就文臣堂下中限其年廣
其選月課經史旬試程文考勤慢行賞罰未必
不爲振文風之一助文臣叅上叅下年幾歲以
上抄啓又教曰抄啓文臣中未通淸而通淸者
無實職者承文叅下未回刺者不沾寸祿徒役
役於月課講製可乎此後勿論叅上叅下隨品
付軍職雖以本職罷削或奪告身亦付軍職冠
帶常仕依史局郎例時帶兵郎入監軍望懸註

兵曹及他司郎皆除本仕又敎曰抄啓文臣覲
親掃墳加土等請由及病親呈辭之應呈政院
者皆呈于本閣成婚歸奠準此給馬等節依定
式擧行下直入来只單子並除肅拜外任往来
倣此

(續)試講之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傳書傳周
易輪回肄習畢講後始講史記而庸學論孟畫講
章句集註詩傳但講篇音周易無講程傳試製之
文曰論曰策曰序曰記曰説曰議曰辨曰題跋曰
浴文曰券文曰表曰箋曰啓曰詔曰制曰誥曰頌

教文曰敎書曰批答曰露布曰檄曰上梁文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排律曰律詩曰古詩曰賦律賦

㊀續若値祈寒盛暑試製則須給御題閣吏賫傳使之在家製進試講則須給御製條問閣吏賫傳及試官條問使以講義條對而當月試官稟旨科次修榜目入啓○被選人中或有外任及在外者親臨講製時自本閣催促趁期上來若以講義條問在家製進之時則自本閣賫送御題與御製條問待月終講義試券并與當朔書徒上送于本閣考等定杜入啓試官試題開日亦倣此

(續)試講試製連三次居首者叅外陞六叅上陞敘已陞敘者準職已準職者加資講之連四次居不製之連四次居末者稟旨重罰三次居不三次居末者禁推二次居不二次居末者推考自政院取考榜目捧傳旨啓下後內閣依宗簿兵書推考例即爲發緘雖曾經臺侍毋得違越依法典収贖初次居不居末則勿論講之通柱製之高等講製間稟旨比較而講之純不製之外更並以居末施行親臨講製時居不居末毋得與試官講製時居不居末通計

○每年十二朔親講親試課講課試分類計畫試製比較以講則通計於講畫試講比較以製則通計於製畫歲末考等原榜

目下貼尾出榜而講之背誦製之四六倍畫同

畫者比較旣出榜自本閣稟旨論賞有差

㊞凡閣臣除拜依宋朝龍圖閣故事自閣中撰麻

宣教

㊞五年上敎曰內閣每事取倣龍圖所施於龍圖閣者可不施於本閣乎且宣傳官不過武夫而新拜有制誥文雖謄古亦遵受敎況內閣乎自今內閣提學至待敎新拜須給敎書而敎書與敎旨有間敎書卽宋誥體敎旨卽宋告身今以宣敎之文稱以敎書可謂酌古宜今也

㊉閣臣八直本院依玉堂故事燕服着冠坐椅

㊉提學以下每月間五日仕進春夏卯進午退秋冬辰進未退閣屬官五日一仕進而其不仕進之日則以呈告休暇間十日閣僚齊會禮數後修啓考功啓目提學直不進以提學進單子修啓直閣待教進不進以啓目修啓而檢校則別單修啓提學直提學未滿二員則以考功不得擧行稟啓提學直提學仕進未滿三日直閣待教仕進未滿五日者政院察推閣屬官亦以各啓目修啓而無故不仕進者自本閣論勘

㊉時任閣臣遆罷隨品置處如銓曺堂郎例

㊉閣僚每以三月九月依國初臣僚遊勝古事及湖堂古風出遊流霞亭兩月內有故則毋得退行

閣僚之無實職者亦許往留讀書

(續)本閣直提學直閣待教勿論闕內外以金牌前導而入院時則提學以下以朱衣吏一人前導盖倣酌湖堂故事及宋翰林學士朱衣院吏導引至朝堂之例也

(續)牙牌有三其一一面篆刻奎章閣三字及御署一面篆刻命字依宋朝殿閣學士牙牌宣召例每當宣召在直閣臣請出其一篆刻內府書籍命入牌置大內其一篆刻內府書籍請出牌置本院凡有書籍命入或請出之時必塡其書

名而請出時則必書請出閣臣姓名盖倣弘文舘用牙牌出納書籍之故事也

(續)測雨器一坐承以石臺刻以銘壬寅夏命用書雲觀例造置本院庭中

(續)投壺一坐用玉堂春坊故事內賜本院

(續)銀罇具臺用玉堂故事以宮中舊藏內賜本院罇內銘曰日暖帳靜可以觀德不中不怨飲此罰酌即英宗朝癸亥大射後御製也橘盃一枚亦內賜本院

(續)大硯一面用玉堂故事內賜本院抄啓講製試官用之

(續)玉燈六枚用玉堂故事分掛院之廳楔左右
(續)以都摠府為摛文院俾閣臣儤直
(續)五年本閣提學俞彥鎬劄言內閣之設上以
虔奉聖謨則遠倣乎龍圖寶文下以儲養人才
則近希乎賢殿湖堂蓋其職太親地太邃昵陪
則殆過唐之學士深嚴則非比宋之翰苑周旋
起居常有怵惕不自安者上報曰事不可不先
立大本本閣設施雖已有年以館舍之無定所
命摛文院移接於都摠府都摠府還接於明政
殿南之舊府

(續)內閣日曆倣政院日記之例每日入直閣臣修正使檢書官編寫而筵話之事係本閣者入侍注書錄送于本閣或注書不卽錄送則閣臣直請推考或檢書官過三日不爲書納則閣臣直請拿處

(續)政院之有日記始自世祖朝世祖朝以前但有翰林時政記而已世宗朝嘗以史官記事踈略命集賢殿學士皆兼史職以廣記事世祖初始立注書之法教曰承旨亦須記之承旨之兼春秋實昉於此而至今典章沿革之考據多賴於政院日記本閣設置之初上命立日曆之法

使八直閣臣主管檢書官編寫而凡事係本閣
者勿論緊漫八侍說話史官錄出一通付兼吏
傳于閣臣該載日曆史官所錄如有踈漏則八
侍閣臣就加潤色他如御製之下本閣者必謹
書之閣臣之應製文字及所進章疏之類亦悉
著之務從精核俾無闕遺自是內閣之兼春秋
不爲虛啣而政院日記之略而未詳者亦得以
互相備焉

(續)御製各體有二十二目曰詩曰手書曰論書曰
封書曰論曰序引曰題跋曰記曰碑銘曰行狀曰

什錄曰祭文曰雜著曰策問曰綸音曰傳敎曰備忘記曰批答曰判付曰經史講義曰日省錄曰日得錄已立各目之外又有他體文字製下者則隨體立目次第類會

㊀御製詩文各體只當隨下隨錄無待會稡而如綸綍所載傳敎備忘記判付批答等文字以其係日編錄錯見互出且體裁之多寡不一容有所去就抄輯就中治體所關精義所寓者一一謄書經稟較正後彙類編入於御製冊子又如抄啓文臣講義條問當依原本謄書無所取

捨而其一書屢講前後重出者則不必疊錄以上

御製
會粹

(續)皆有宮西庫所藏書籍凡有四部其一甲部曰總經類曰易類曰書類曰詩類曰春秋類曰禮類曰樂類曰四書類曰小學類也其二乙部曰正史類曰編年類曰別史類曰掌故類曰地理類曰鈔史類曰譜系類曰總目類也其三丙部曰儒家類曰天文類曰曆象類曰卜筮類曰農家類曰醫家類曰兵家類曰刑法類曰道家類曰釋家類曰雜家類曰說家類曰藝苑類曰類書類曰叢書類也

其四丁部曰總集類曰別集類也

(續)藏書之法柱下東觀無論已唐宋明之初皆以此為先務者以書籍係世道升降也本閣藏書蓋取宋朝太清樓皇明文淵閣之遺制因御製奉安之地置書籍尊閣之所或購求新書或翻刻善文而外閣及諸道私刊之書亦令外閣官該道臣隨其剞劂劃即印送摛文院華本則藏之皆有窩東本則藏之西庫

(續)五年命原任提學徐命膺撰奎章總目其凡例曰古今目錄家有三體劉向七略王儉七志

阮孝緒七錄唐四庫目錄集賢書錄宋崇文總目鄭樵藝文略馬端臨經籍考總紀古今之圖書者也皇明藝文志但紀一代之圖書者也鍾音浙江遺書總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但紀一方一家之圖書者也此書所錄既皆本閣藏弆之書則名之以奎章總目蓋追集賢崇文之舊例而華本之藏皆有東本之藏西庫亦各因其實而著其目也至於書分四部自魏之荀勗始而部各有類類各有體故今此發凡起例損益前人晏壘之具列雜家規七略

也董荀之並歸儒家正通志也譜系目錄之析爲二類辨馬氏也天文曆象之先於兵農鑑史志也

(續)五年上教曰故事承旨當直入每曉詣差備門問安仍請門鑰放鑰夕又如之別軍職亦然而承旨起居之制中廢已久別軍職至今遵行且玉署之隣接內局設置法意欲使叅聞起居之節也內閣近密奚特玉堂之比此後當直閣臣每日朝夕問安一依政院古規癸卯又教曰本閣問安之規誕日慶禮則時原任全數叅班正至則不然此後

無論正朝及冬至誕日慶禮時原任皆令進叅並著為式

(續)七年倣曾子曰三省吾身子夏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語命閣臣裒集御極以來政令施措刑賞除罷之稍大者錄其槩略名之曰日省錄滿五日淨寫入啓

(續)提學徐命膺摛文院講義序略曰我聖上卽阼之初首建奎章閣置閣臣六人其職則奉宸藻典圖書也其事則備論思詠菁莪也規模甚宏久未有緒越五年辛丑百度乃貞遂以都摠府為摛文

院俾閣臣儒直講禮以率先百僚用宋　院故事
迴彩仗御新院引閣館諸臣議近思錄之道體難
疑問答王音諄諄出入無極太極之奧多前人所
未發與筵者咸充然有得而聖心猶不自足虛已
求助以追三代乞言之禮至日昃乃罷仍以法膳
復詣弘文館講心經如初於是閣臣等相與議曰
是舉也不惟我朝之所稀有求諸中朝千百年間
未之多見盍模其事以代旂常於閣也乃令工畫
者為圖為屏屬臣命膺序之臣聞古之聖帝明王
為生民立極必以儒道為先務者豈故為觀美而

然哉誠以儒道明天理擴仁義措爲禮樂刑政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是故漢立石渠蘭臺集諸儒討論而鴻儒輩出唐置弘文館秘書選學士咨訪而文風丕振宋建崇文龍圖據通儒典守以時臨幸講說而繼往開来之賢又彬彬相望夫以漢唐宋中主不見道體者一或偶合於治本其效乃如此况以濬哲之聖明睿之智撫熙運而行實政乎是日講退臣竊聽於道路人皆欣欣然相告曰士不知道未可以立今日之朝廷父勸其子兄勸其穿莫不以儒道相期望觀感風動之機其殆置郵而

傳命乎

(續)提學金鍾秀奎章閣璇題記曰上之初卽位建奎章閣于禁苑止奉英宗大王御製也旣而教閣臣曰是閣也旣奉英宗御製矣列朝御製并刻板舊在宗簿寺者移之同奉於心叶於事便事未及行臣鍾秀因省詳閣志取考宗簿寺故事寺有奎章閣以奉列朝御製肅宗大王二十年刱建御書扁額實英宗誕降之歲也臣鍾秀以奏上曰噫命之矣宜并與舊額移奉于新閣遂命臣鍾秀記其事臣鍾秀退而颺言曰夫建閣以藏書揭名以尊

閣聖孝之踈節也然我殿下繼志述事之孝受之
英宗英宗受之肅宗肅宗受之列祖其心相感通
而無間故其於名言之際自然暗合如此於乎盛
哉抑我殿下所以勤身祗德克享天心者無一不
合乎英宗肅宗暨列朝天之所以申命降休于我
殿下者亦將如于列朝于肅宗于英宗矣可但閣
名之適同而已哉臣請書此以恭竢
㊈提學俞彦鎬移院事實記略曰摛文之院始在
奎章閣之東其額御書也閣以奉列聖御製御墨
院以處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官所以做玉署

貯書之規而延金門待詔之才者也其建閣設官
在我聖上御極之初而庶事初刱未有定制于是
爰命閣臣援前代而叅國故作為教條須以節目
而閣之事備矣惟院以與大內至切也間命移置
于永肅門外不惟其所處深嚴無異乎前屋寮而
不足以容拜揖送迎之禮地仄而不足以分階級
等序之別非所以尊其禮重其事也乃若都摠府
厥有新舊二所府還其舊而院屬于新則職親自
如而處地之不邃也官府仍舊而大農之不費也
處得其中而遠延之適宜也堂焉而會坐從事室

焉而燕居直宿庭畔有古松虬屈若幢盖每春夏日長茂陰交於下於是或耦射以觀其德或援毫以習其容盖所謂集群美而屏衆惡有兩得而無相妨是府莫如也其奉祖宗之成訓似宋之龍圖閣其掌古今之圖籍似宋文院其昵清光而承顧問似殿學士其不以蔵修之勤而廢遊食之暇遂三九之令節為春秋之燕喜又有似乎皇明之西苑我朝之湖堂猗歟盛哉吾東方億萬年文明之休其始自今矣

(續)御製奎章閣志序志者志其事也有事焉而不

志則不傳傳亦不遠且昨日之所行今日忘之則制度雖設而還廢儀式既定而復紊曷若有志而可按哉志之急乎今又如是是故禮樂有志山川有志官府郡縣罔不有志凡所按乎今而傳乎遠也予即位之初建奎章閣既而命閣臣撰志迄五六年不成不惟屬纂之緩制度儀式未立故也今既粗立矣則督成之爲卷者二爲目者八設置之始末職官之秩序與夫奉謨訓安御真編摩講製之規綱條既具細節亦該可按又可傳也遂命亟付之剞劂其或不備者追補亦何傷也噫予於是

竊有懼焉文獻之無徵聖人惜之而獨不曰文勝質則史乎史也者徒識其事而本之則無者也君子主忠信勵行檢先立乎其質然後文之以禮樂故其為文也繁而不厭飾而無偽容止可觀而德義可述君子所以動而為法愈久而愈章繹是道也今志所載制度儀式文之事也僉閣臣固當按行之惟動而忝觀乎其質則史乎君子乎其身之不足法而欲恃志而為久遠圖則不亦末乎閣臣予所朝夕也此說講之已熟而於志之成愈懼其史也故申以戒之　開卷有警焉耳矣予踐阼之

八年甲辰仲夏下澣

㊀續原任提學左議政李福源跋曰聖朝上自列聖

式至今日爲模訓爲絲綸富有而日新者咸惟尊

閣于斯閣經典史籍百家賅而存焉有統序授受

之義有源流會同之象閣之體始尊宋之閣官不

越乎典藏書備顧問上下三舘之列而中葉以降

寖以濫觴貴遊俗吏往往厠其間今之居是閣者

横經之榮掌綸之美記言記動之嚴且延皆得與

焉故遴法視三舘益峻設閣九載寧使虛其位不

欲苟其授閣之任始重皇明罷丞相以學士行相

事丙閣之本務遂不復省丞相失其名學士無其
實令之閣官所治所攝一屬於文非閣事則不問
焉閣之名實迺正奉御真用天章之故事也置檢
校追淳熙之遺意也遴髦士而課講製修述文華
之美規也閣之義例蓋廣凡閣之一職一事儀章
之大名物之細靡不權輿乎二代斟酌乎二代而
若其精微之寓制作之備又過於二代遠甚燠然
為百王章程此志之所以作也
(續)原任提學判府事李徽之跋曰閣之制創於世
祖朝而止焉閣之扁在於肅宗朝而外之今也內

而近之修而備之既有閣則有官有官則有事有事則有志志者志其例也若乃深嚴則倣宋之龍圖閣禮遇則視唐之翰林院而勸課儲養之規推演乎皇明文華之講製損益於三代折而中之至若主管之有制禮讓之有節俾盡任顧問而敦僚義則賁飾文明之治於斯寓焉於變之休庶可闓然日章

〔續〕原任提學奉朝賀徐命膺跋曰觀閣志之建置制度則其名世祖朝之所名其扁肅宗朝之所扁其職以英宗朝編次人之職賁飾推廣繼述之德

於斯為盛者所以示民孝也觀閣志之班序品節
則下位敬禮右位後進謹事先進坐立有序拜揖
有節與凡讓路避馬之儀至纖悉委曲者所以示
民弟也觀閣志之宣麻選勝教習則或參諸唐朝
學士院之制或取諸宋朝龍圖閣之制或稽諸明
朝內閣觀課庶吉士之制而至其禮遇之隆眷注
之摯求之前代尠有倫比者所以示民慈也是則
我聖上以三者之道寓志於閣志猶周公以三者
之道寓之於鄉飲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校書館今作奎章外閣

弓裔泰封置禁書省
高麗置內書省掌經籍祝疏成宗改祕書省有監少
監丞郎校書郎正字文宗定判事一人監一人少監
一人丞二人郎一人校書郎二人正字二人校勘二
人忠烈王改祕書監減判事後降爲典校署爲藝文
館所轄丞一人郎一人校勘一人又置權知校勘十
二人後陞爲典校寺置判事令副令丞郎注簿校勘
正字恭愍王復稱祕書監改令爲監副令爲小監置
著作郎二人郎增二人復置祕書郎四人校勘判事
丞正字如故復稱典校寺改監爲令少監爲副令革

著作郎校書郎置注簿　吏屬主事一人令史一人書藝十人記官二人書手十五人

㊟補 高麗史文宗定御書院知院事判院兼押院二人檢計官二人留院官二人知事二人書手二十五人似是秘書省所轄而沿革未考

本朝太祖元年置校書監掌印須經籍及香祝印篆之任有判事二員監二員少監一員丞一員郎二員著作郎二員校勘二員正字二員又置書籍監令一員丞二員錄事二員後革太宗元年改校書監為校書館定提調二員其一大提學例兼判校一員他官

兼校理別坐各一員別提二員博士二員著作二員
正字二員副正字二員世祖朝用高麗舊號稱典校
署成宗十五年復稱校書館燕山改博士以下並以
他官兼中宗卽位初復舊制後減判校別坐別提增
置兼校理三員英宗二十六年權減兼校理　雜職
司準八員今作唱準十四員以生徒取才陞資司勘一員今
作補字官一員吏屬書吏十九人庫直二名使令五
名軍士一名
太宗三年置鑄字所鑄字始此詳見藝文考○
㊟成宗十四年改典校署爲校書館時典校博士

高彥謙等上疏言掌書之任自古為重漢曰天祿閣唐曰秘書監高麗太祖建內書省成宗改為秘書省逮我太祖開國改正官制稱校書監序十二寺之上太宗改稱校書館增置校理一人與藝文館成均館並稱為三館世祖革三館之法改館為署列從五品衙門是豈朝廷並置四館之意哉請增本署為三品衙門復稱校書館命下勘校廳從之

李承召記曰署名古稱秘書監或稱校書館稱號雖不同所職則專以雕印典籍以廣布于中外國

初創置以藏四書五經與諸史子集板刻我世宗
朝大明皇帝欽賜新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
全等書上命慶尚全羅兩道鋟諸梓輸于本館
中宗十四年命設書肆詳見藝文考
續今上六年移校書館爲奎章閣屬司謂之外閣
續外閣提調二員以內閣提學兼之副提調二員以
內閣直提學兼之校理二員一員以內閣直閣兼之
一員以文臣中校書分館人自吏曹差出博士二員
著作二員正字二員副正字二員博士以下中一員
以內閣待敎隨品兼之餘皆以文臣中校書分館人

自吏書隨次單付 雜職司準十員(今稱唱準)司勘一員

(今稱補字官)吏屬書吏十人庫直二名使令七名軍士一名

(續)元年內閣提學徐命膺上劄言自古藏書之所必有秘閣秘府內外相維故漢有祺麟天祿於內又有石渠石室於外者內外相維也唐有昭文弘文於內又有秘書秘府於外者亦內外相維也宋有崇文龍圖於內又有秘書省於外者亦內外相維也我國文衙之兼三館亦此意也今館與閣既具可令內閣諸臣例兼藝閣而藝閣衙門與時御

附近公廨互換移設凡外閣之印書刊書等事皆
內閣主之則庶爲一內外之道上詢問大臣及曾
經文任遂賜允從及時移設衙門命閣臣釐正奬
廣繕閱書籍
續八年教曰內閣提學備員甚罕外閣無主管之
人事務之抛棄在所軫念况提學直閣待教皆兼
外閣而直提學不之兼焉可乎自今依內醫院司
饔院尚衣院承文院副提調例直提學二人俱兼
外閣副提調
續提學徐命膺撰字瑞記曰天將以大統付畀帝

王必假器物以為之符瑞故天球大貝赤刀之屬是固無與於實用而古先帝王蔵之甚謹守之甚嚴朝會大禮必列于陛庭至於九鼎之不能饘粥者石鼓之不能響節者亦必安于廟學以為傳國之寶甚或以二寶之得失覘其國運之隆替是與儒家衣履之傳其事則一而其義較大也若我國家世宗朝所鑄活字其殆傳國之符瑞乎瑯球琳琅箇箇均整以其摹印書策則不知為幾百萬卷以其陶甄才智則不知為幾千百人而屢經兵燹終不泯滅以與國家相終始其視九鼎石鼓雖有

大小輕重若乃闡發妙用神化無迹又九鼎石鼓所不能而彼天球大貝赤刀各適一器之用者其不足比方也審矣顧以傳世之久典守者不能謹藏所遺失十而八九我聖上自在春宮慨然於此壬辰年間令賓客臣命膺稟于大朝搜出世宗朝已經範鎔之木本三萬餘字且下內藏古本心經五帙參其有無補鑄十五萬字及今大猷時升翔立奎章閣以臣命膺備員閣臣教曰閣不可藏書而止又當有摹印之具然後可以嘉惠四方啓發人知也遂命開鑄於關西按察營新鑄十五萬字

蔵于奎章閣於是乎內外閣前後所鑄共為三十餘萬字而本朝傳國之符瑞以我聖上之元年迴越國初肇剏之元數猶寶鼎乍淪旋躍石皷既缺復完天人相與之機自有不期然而然嗚呼異哉雖然臣嘗按世宗朝活字俗名衛夫人字衛夫人李充之母而王羲之所學書者也今之活字乃是明初翰林學士所書為善陰隲也其書與人不啻燕越之殊奈何冒其名以為名乎今當以我聖上傳國之符瑞更名以字瑞者為有合於紀實故茲於進獻之初敢以是為請云

(續)閣志曰印書之法有二一曰活字一曰鏤版則或以活字印本翻刻或令寫字官淨寫入梓而監董閣臣進諸外閣鳩匠程役活字則監董閣臣以壬辰字丁酉字壬寅字中何字擧行之意禀旨若以丁酉壬辰字有命閣臣親進內閣照管運致于外閣待完役還藏于內閣

又置香室於禁中以本館叅外郎吏日直宿有月令忠義衛二員書寫祝文　吏屬守僕三人房直二名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八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九

校正

職官考八

館閣三

弘文館

新羅置詳文司原本作師今釐改改爲通文博士又置瑞書院

高勾麗有太學博士

百濟有博士

高麗睿宗禁中作清讌閣選學士直學士直閣各一

人朝夕講論經書又置校勘四人其二以御書院校勘充之其二以職事兼之尋以淸燕閣在禁內學士直宿出入爲難就其旁别置閣改官號曰寶文加置待制官班視給舍直賜金紫仍修紅樓下南廊爲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精義就其左右爲休息之所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傑又置提舉同提舉管勾同管勾皆以中樞內臣兼之後加置太學士一人仁宗置書籍所叙宗始置文牒所於寶文閣以文士十四人及寶文閣校勘專掌其事命司空林光爲别監忠烈王改寶文署後併於同文院文宗以同文院爲丙科權

務官使一人三品兼之副使一人五品兼之錄事四人二兼官忠肅王復置寶文閣大提學提學直提學恭愍王改大提學爲太學士減提學改直提學爲直學士復置待制後又改太學士爲大提學復置提學改直學士爲直提學減待制置直閣後提學仍改學士減直閣置應教尋仍前制

麗史曰諸館殿學士廢置沿革未詳舉皆選文臣之有才學者入銜兼帶以備侍從成宗以崇文館爲弘文館置學士文宗定官制諸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

仁宗改文德殿為修文殿延英殿為集賢殿文德
延英古有太學士學士今隨殿改號神宗凡帶學
士職者並許忝侍臣之例舊制雖帶學士非臺諫
知制誥則不得與侍從至是中書奏改之忠烈王
置弘文館學士直學士又置崇文館學士仍改修
文殿為館尋復改為殿改學士為司學後並廢之
置右文館進賢館併右文進賢館於文翰署尋復
置右文館大提學提學直提學進賢館大提學提
學直提學同右文恭愍王廢兩館置修文殿集賢
殿太學士直學士復置右文館進賢館大提學提

學直提學復置修文殿集賢殿例改提學爲學士
復置右文進賢館改學士爲提學
又曰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爲文翰官崔瑀擅政
自爲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洪君祥爲元朝
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
又曰忠烈王賜詞林學士朴全之吳漢卿侍讀學
士李瑱侍講學士權永紅鞓王常扉左右韋詞林
院與四學士商確政理手賜酒侖從容盡日或至
夜分賜紅燭送至其家
㊓成宗下教曰業文之士纔得科名專廢素業年

五十以下者翰林院令每月製進詩三篇賦一篇
在外文官亦自為詩賦歲抄付計吏以進翰院品
題以聞
(補)金黃元文詞推茅一肅宗開延英殿使掌書
籍有疑則質問
本朝世宗二年始置集賢殿于禁中聚古今經籍擇
有才德文學者討論典故備顧問進講有領殿事二
員大提學二員提學二員皆以他官兼之副提學二
員直提學直殿應教校理修撰副修撰博士著作郎
正字員數不過十人皆兼經筵八年增置六人原本作六

（十人恐誤）十七年又增十六人十八年減為二十人十人兼經筵十人兼書筵（筆苑雜記云始選文士十人充之後增三十員又改二十員員數多少與此略不同未知孰是而當以龍飛御天歌為正）世祖元年命罷集賢殿八年因梁誠之建言名藏書内閣曰弘文館以藝文奉教以下兼帶博士著作正字掌秘書出納只擇文臣兼藝文應教八叅經筵成宗元年命置藝文館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十七員凡文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殿故例十年改置弘文館定領事一員議政例兼大提學一員提學一員皆以他官兼之副提學一員直提學一員堂下典翰一員應教一員副應教

一員校理二員副校理二員修撰二員副修撰二員
博士一員著作一員正字二員自直提學至應教稱
東壁自校理至修撰稱西壁自博士至正字稱南宋
皆帶經筵副提學至修撰又帶知製教燕山十年改
為進讀廳因革官員以藝文官兼之中宗即位初並
復舊領事以下皆兼經筵及春秋　吏屬書吏二十
一人書寫二人粧冊諸員一人引陪十一名使令八
名水工一名軍士三名古有童子廳直十人今減

梁誠之上疏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於名山或藏
於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

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
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曰高
麗國御藏書自肅宗至今三百六十三年印文如
昨文獻可考今内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傳之
者乞令藏書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癸未歲
御藏書大明天順七年以眞字書之前面圖書稱
朝鮮國御藏書以篆字書之徧著諸冊昭示萬世
又諸書所藏内閣名曰弘文館置大提學直提學
等官以藝文館兼差俾掌出納工從之命藏秘書
于舊東宮之東偏小室號弘文館以藝文奉教以

下掌之

㊉補 太宗十七年藝文大提學卞季良始典文衡國朝文衡始此

㊉補 許筠曰國初主文者兼藝文大提學成均大司成則爲典文柄而否則雖行主文事而不與焉知安止朴元亨是已成廟以後方兼兩館大提學及知成均館事以爲主文柄也

㊉補 洪暹詩曰季淮踶趾舟恒正魚達成勘漑衮容老讓國昌申鄭忍吉忠淳信貴無窮蓋國初以來主文者卞季良尹淮權踶鄭麟趾申叔舟

崔恒徐居正魚世謙洪貴達成俔金勘申用漑南袞李荇金安老蘇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龍洪暹鄭惟吉朴忠元朴淳盧守愼金貴榮凡二十六人容李荇號容齋 忍洪暹號忍齋

(補)臣謹按國朝館閣藝文館爲本而成均館實主教養之任故以藝文兼長國子然後方稱典文衡其後以官聯座次之妨礙罷兼大成之規以知館事代之許說洪詩俱似矣而卞季良之前太宗壬午權近以藝文大提學兼大司成朴忠元之前明宗丙寅李滉亦典

文衡而不入於洪詩李滉則以未行公爲解

而多年主文之權延獨不載錄是未可知也

(補)太祖朝趙浚以侍中兼修文殿大提學（侍中兼帶始此）

(補)其後太宗朝河崙南在朴訔　世宗朝李原（並兼修文殿）

端宗朝鄭麟趾　世宗朝申叔舟

燕山朝魚世謙　中宗朝申用漑南袞李荇金

安老　仁宗朝成世昌　宣祖朝柳成龍（以左議政再典）李山海（以領中樞再典）　仁祖朝申欽金瑬洪瑞鳳

顯宗朝金壽恒　肅宗朝南九萬崔錫鼎

英宗朝趙泰億李宜顯鄭翬良　今上朝金鍾

秀并八相後仍兼或久帶或即遆

(補)世祖八年設弘文館從梁誠之袖劄之言也禮曺判書朴元亨兼大提學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兼提學都承旨盧思慎兼直提學其直館博士著作正字等兼官各一員多未充亦未及建館定制

(補)成宗十年以藝文館大提學徐居正兼弘文館大提學先是國初只有藝文館大提學至世宗朝始設集賢殿大提學而殿館不得相兼常有兩大提學焉至是難其人使居正兼之兩館提學例兼始此

(補)二十三年大提學魚世謙遭喪盧公弼代之臺

臣言其不合集廷臣議或言許琮李封洪貴達柳
成俔　健申從濩盧公弼皆合文衡或言姑勿
出代以俟魚世謙閔服其間有詞命則使提學就
議其家或言古有大臣兼帶之例右議政盧思慎
可任李續金馹孫俞好仁諸人以洪貴達為可衆
議不一而薦貴達者最多遂以洪貴達為大提學

(補)中宗十一年以南袞為大提學

(補)申用漑為大提學時過南袞第袞賦詩以謝
曰楊柳陰陰欲午鷄忽驚窮巷溢輪蹄争看風
裁空隣舍促具盤筵窘老妻乗興但知傾藥玉

忘形不覺挽鞓犀沈吟欲賦高軒過鄭重荒詞未敢題用泒歎賞曰衣鉢有所歸矣未幾八相而以袞代之

十三年特陞李荇嘉善拜大提學

(補)時大提學南袞八相遞當出其代袞啓曰可合文衡者有數人而皆新被罪國初申檣辛碩祖雖爲守大提學而今李荇方在堂上爵秩未準不敢出代云命陞嘉善遂以荇爲大提學

(補)是 宣祖朝李德馨 仁祖朝李植 荇玄孫 鄭弘溟 孝宗朝趙錫胤 肅宗朝李端夏 植子 宋

相琦皆以通政陞秩典文衡

張維曰大提學有主文硯遞相傳授以擬禪家衣鉢按魚叔權所記玉堂舊有大石硏常藏于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入玉堂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袞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遞文衡傳于李荇至今爲例

㊉明宗九年領經筵尹溉奏曰大提學申光漢以病辭遞今當出其代而祖宗朝故事無所考徵頃者金安國身沒而成世昌代之成世昌被罪而申

光漢代之死者罪者俱不得舉人故其時不得不以圈點差出今則光漢在焉使之自舉其代何庸圈點爲也上可之於是光漢舉鄭士龍代之

十五年命招嘉善以上會圈以鄭惟吉爲典文衙

㊉尹根壽曰嘉靖庚申洪贊成暹懇辭大提學得請當出新大提政院依故事嘉善以上文官俾招俱詣賓廳贊成因故例自舉其代薦禮判鄭惟吉知事尹春年同知李滉仍進相位前曰李某經術詞章實合此任奈堅卧林壑不出何余以注書持薦單自下而上就坐而請圈至一

宰則稟政丞曰人各圈一人余意三人皆合請並圈之政丞許焉圈畢指詣領相尚震前李滉十二點鄭惟吉十六點尹春年只五點領相指春年名下曰此太少我宜圈之卽圈其名爲六點以首薦鄭惟吉拜大提此平時故事亂後則主文之出只招時相與六曹判書而會圈甚至以蔭官判書偃然圈點人皆唾之

㊓李畬疏曰文衡薦擬之規必令前任人主之所欲自代者不拘資級高下與前薦次第必前任首書其名而公卿注圈亦不出此此爲流来

成例

臣謹按國朝之有文衡自權近卞季良始薦圈之規旣無可攷至是始有嘉善以上會圈之事而宣廟以後則議政及政府東西壁六曹長官會圈此卽近例也

補二十一年大提學洪暹以衰老辭職下相臣議領議政李浚慶曰文章與氣盛衰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許從之

補宣祖元年朴淳爲大提學前文衡李滉爲提學朴淳啓以大提學提學維同是館閣之職而提學

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德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乃處重地請遞其任以授之命議大臣皆以淳言爲是命與相揆旋因滉固辭復以淳爲大提學

二十四年以黃廷彧爲大提學舊例必以湖堂被薦者爲文衡沈彥光曾忝文衡圈以未經湖堂辭廷彧始以非湖堂爲文衡（補）臣謹按此是識小錄所云而黃廷彧則固非湖堂至於沈彥光乃是賜暇之人其所云云恐未照檢

（補）同年主文銓李德馨與金誠一俱以通政被遴圈點時右相沈守慶獨不圈點德馨曰李某年少

在前亶有年三十一而為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
也德馨竟陞授大提學
(補)光海五年大提學李廷龜辭遞李爾瞻以館閣
薦代典文衡
(補)仁祖五年金瑬拜右議政特命仍帶文衡上劄
辭免曰大提學例兼知成均館事知成均乃是二
品秩也安有忝在相職而復兼二品者乎官方失
序所關非細
(補)七年大提學張維特補羅州牧命召三公六卿
政府東西壁判尹會圜其代政院啓以大提學遠

在任所曾經大提學皆在大臣之位事異常規何以處之答曰雖在大臣之位議薦未爲不可於是右議政金瑬以曾經文任議薦鄭經世

(補)十四年大提學缺議薦李植進秩爲大提學藝文提學趙翼以植資級在已下文書座次俱有所妨乞解提學及同知館事事下吏曹吏曹覆奏言大提學提學無會坐之事請只遞同知館事從之

(補)十五年文衡缺前任張維謂相臣崔鳴吉曰宜請於朝以東陽尉申翊聖錦陽尉朴瀰等數人破格除授竟以非舊例而止

(補)十八年大提學李景奭辭免命舉其代在鄉不
上来䟽薦前文衡李植植復拜
(補)十九年李明漢以都承旨拜大提學以知申無
文衡曾無前例請遞本職吏書啓以前例無可據
李景奭曾帶藝文提學故都承旨下批時改直提
學為提學今此大提學事係新規請上裁上特命
仍帶
(補)時議薦文衡前任李植上䟽曰若以祖宗朝
事擬之則昇平無事職官稀遷文衡之任非物
故罷廢則雖至議政不許遞改臣先祖臣荇以

領中樞府事猶帶文衡及至被竄之日並行削
奪而金安老以吏判代之彼時前任之臣金勘
申用漑南袞去世已久拜罷歲月具載可攷安
有曾經者爲之擧薦者哉況以事理推之文名
高下時望通塞最易辨識廟堂寧有不察者乎
若云非其先進而預加評品爲可嫌則許多圈
點之人宣盡原任文衡者乎
孝宗元年文衡缺問議于前文衡金尚憲薦趙錫
胤爲大提學前文衡只有大臣故問議
㊓時國家多事仁祖實錄未遑纂條至是命開

局始役差出大提學以主管之故事曾經大提
學者主薦而前大提學鄭弘溟以病在鄉李景
奭趙絅方被拘於白馬山城上遣史官問薦於
金尚憲尚憲以爲二品以上絕無其人以副提
學趙錫胤一人應薦上曰文衡議薦後政府六
卿必會圈而今所薦只一人圈點多少無以辨
也命更問於尚憲尚憲以爲國家之置兩館提
學乃所以預備文衡也領議政李敬輿右議政
趙翼曾經提學宜與兩館提學會議以薦也
(補)領議政李敬輿啓曰文衡之任係一時文運

之興替自祖宗朝必擇當代人望之所屬者以畀斯責而又委衣鉢之傳於纔遞宗匠使擇代斲之手此國朝盛事遵守不替式至于今即今人才不如古昔惟幸元老大臣尚餘靈光之獨存掄選擬差故事則然公議所在不敢混推難慎之意固非偶然而不圖斯事輾轉有此臣等與兩館提學會薦之命臣等豈敢以當時濫厠詞壇妄與今日推轂宗盟至於兩館提學自在取舍之間勢難同叅會議之列第文柄久曠史役又急既承成命理難推諉更讓元老亦撫敦

迫仍念元老啓辭有兩舘提學所以預備文衡之語然則儲養之道今何不然元老之意或者無異向者首薦及曾經人外以兩舘提學備擬之意敢啓於是以時任提學金光煜呉竣曾入於議薦中不必會議以兩人及錫胤書薦記圏點錫胤遂爲大提學陞二品

㊓七年金益熙拜大提學陳私義以不可管涉赴京文狀上疏辭職不許特命事關赴京文書令提學舉行

㊓顯宗九年文衡鈌將議薦前任李景奭以原任

大臣將主薦而病命在家薦進景奭辭以不敢詣
待漏院書進趙復陽拜文衡

(補) 肅宗即位初國舅金萬基以大提學陞拜領敦
寧特命仍帶文衡固辭乃遞

(補) 十三年文衡缺將議薦前任有故命入前望單
子南龍翼拜文衡（後遂為例）

(補) 十五年文衡缺將議薦前任皆被竄謫命廟堂
主薦閔黯拜文衡遞臣李畬命奏曰伏聞中廟朝
故事則大提學李荇被竄謫之命而金安老代之
其時前任之臣金勘申用漑南袞皆去世已久安

有曾經者爲之擧薦者哉此語詳載於李荇之後孫故判書李植文集中以是觀之則無前任而出文衡者亦有古例矣上曰文衡之任旣不可久曠而雖無前任之擧薦差出文衡又有古例今廟堂從速差出大提學可也閔黯遂爲文衡

㊓三十三年前大提學徐宗泰薦李寅燁拜文衡玉堂劄劾寅燁不厭衆望且言寅燁未經提學不可入薦望宗泰以前例金堉黃　未經提學而入薦望陳疏卞明

㊓英宗三十三年大提學尹鳳朝辭免卽擧其代

辭以老病不詣賓廳援李景奭疏薦李植例上書

薦南有容遂拜文衡

續大典 議政拜相前兼大提學者仍帶○大提學圈點時無前任則曾經文衡議政處遣史官受薦○曾經大提學人雖爲提學毋得辭遞

世宗十五年上招黃喜諭曰集賢殿十八學士以予不聽其諫而避退如何喜乃親往十八學士家力勸其趨朝 以下玉堂故事

文宗在儲宮時月夜臨集賢殿直廬與成三問等問難聖學之勤好士之篤千古所罕聞也 詳見禮考

成宗朝弘文館官員更日直宿於殿側侍講經史規諷道義頻賜法醞多賜奴婢以備使役又令皂隷皆帶錦牌

國初太常寺主議謚中宗八年命應教以下進參駁議

㊓弘文館志曰本館陳劄古無點朱之例明廟冲年承統爲便御覽始點朱以絶句之云

㊓中宗十四年薦擧科後將行弘文錄上謂大臣曰弘文錄以圈點多少取人無乃狹窄乎安瑭曰臣赴京時見六部三閣老皆詣闕問之則曰通政

司堂上鈌故會議可代人書其名置卓上各加圓
點以點多者爲最中朝之制亦如此矣
㊀二十年命常參時弘文舘官員全數入參李荇
言成宗時常參時弘文舘官員全數入參自廢朝
時此法廢弛反正後因循成例只上下番入參宜
復祖宗朝故制也從之
㊀李睟光曰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
蓋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李浚慶爲相時
副提學沈義謙往拜浚慶浚慶辭曰副學爲何
事来乎義謙曰以歳時故来謁耳浚慶曰三司

長官来見三公外人必聞而駭之後勿来見云
前輩風采槩可見矣
(補)宣廟初柳希春以副提學陞資憲特命仍帶
(補)是後金睟亦以資憲仍帶　仁祖朝鄭經世
以資憲長帶副提學戊辰兼知義禁劄辭減下
金吾辛未崔鳴吉甲戌趙翼並以資憲仍帶
(補)三十年典翰韓浚謙陞拜承旨舊例未經準職
不得擬望而特命擬入盖異數也
(補)閔仁伯曰光海丙辰時輩欲廣植黨與至於
闒茸愚騃不識一丁之人皆得紊弘文錄多至

五十餘人

㊣補 仁祖朝李明漢爲應教其弟昭漢爲修撰明漢引蘇軾故事陳疏乞免上以有前例不許

㊣補 肅宗十七年上宣醞玉堂製下七言詩曰雪風如劍折綿寒金閣沈沈夜已闌忽憶登瀛傳御饌猒猒醉飽侈恩懽以小序引之曰惟幄之臣職親地禁香含雞舌講備顧問古人至比於登瀛洲可謂一時之極選而自祖宗朝親之信之恩禮之逈別不啻若家人父子者夫豈偶然哉卿等俱以文雅昵侍講筵至誠啓沃思盡職責予甚嘉尚曰篤

不忘也即今寒事漸緊更皷漸遲對天廚之珍羞而念禁直之寂寥特賜御饌法醞兼題一絶以寓予意焉盖寵之也玉堂八直官進箋賡韻以進

(補)鄭澔與人書曰近来玉堂藝苑諸人托以親病頻頻徑出此實前所未有之獘曾聞顯廟朝有親病者私自借番於同僚而未敢為徑出者無他實有親病故也近来不肯借番相資者無他非實病故也此獘終不可變歟

(補)英宗二十五年左議政趙顯命請弘文錄亦如翰林召試例以息傾軋之獘上曰譬如防水壅于

東則決于西豈更法可矯乎況玉堂人君所以講
學求助者不可召試也
國朝以来堂下官命招皆用粉牌而惟臺閣用紅
牌英宗三十九年命玉堂亦依兩司用紅牌
四十年上與世孫臨玉署親寫御製四言一句曰
雲從一堂顧謂世孫曰文廟在邸宮時夜臨玉署
字呼謹甫至今傳為美事又曰漢之桓榮稱今日
所蒙稽古之力於予則玉堂是稽古也於汝則春
坊是稽古也予既臨此汝亦歷見春坊也
四十六年上與世孫臨玉署行夜對御識曰銀杯

故事既悉於銀臺御識中今何架疊其本錐由玉燈竟夕尋問未詳年月而欲繼述之意其何異乎前有六燈故加賜二燈命懸本舘而添光又體夜臨玉署之故事臨玉署而行夜對伊日入直儒臣沈灝之林邑遠錫馬凡夜對只賜饌而是夜與冲子同食錐有杯而不用意亦深也然昔年盛事何敢泯乎此後於廟於殿於陵親祀時一位祭酒特賜政院玉署用此杯而分飲仍賜御製其文有曰銀臺錐鐫玉燈未詳古六今八臨觀夜對云

(補)李昀曰經幄近侍之職在於論思獻替格君

心之非而已至於論國家大政是非人物則思出其位非其職延來侍從新進之輩不識大體妄論時政得失或指摘宰相士大夫微過以自衒鬻甚不可也古人以政在臺閣猶以爲非若出於侍從吾不知其可也

藝文館

新羅置翰林又有元鳳省待詔記室郎瑞書郎弓裔泰封仍羅制置元鳳省

高麗太祖仍泰封之制置元鳳省掌制誥詞命後改學士院有翰林學士顯宗改爲翰林院文宗定判院

事宰臣兼之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侍
講學士各一人直院四人其二權務醫官二人睿宗
刪定負吏學士承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諸兼
本院官並令立本品行頭諸知制誥亦立本品行頭
翰林院寶文閣兼者謂之內知制誥他官兼者謂之
外知制誥後改知製教高宗復以直院爲權務忠烈
王改文翰署後命直史館一人直文翰一人更日直
文翰署又罷改房使本署主遞法尋改爲詞林院委
以出納之任學士承旨陞學士二人侍讀侍講學士
各一人新置待制一人尋復改文翰署後改學士爲

司學又併文翰史官為藝文春秋館右文館進賢館
書籍店並焉置大詞伯三人詞伯二人直詞伯應教
各二人供奉二人已上並兼官修撰二人注簿二人
檢閱二人忠宣王改詞伯為提學忠肅王分藝文春
秋為二館藝文館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檢閱二人後
改供奉修撰檢閱恭愍王復稱翰林院置學士承旨
待制供奉檢閱直院又加置大學士二人尋復稱藝
文館改大學士為大提學又置提學直提學應教供
奉修撰檢閱恭讓王復併為藝文春秋館　吏屬錄
事二人承事郎二人待詔二人記官一人書手一人

(補)文宗十一年以秘書校勘慶昆相權知直翰林院中書省言昆相鐵匠之裔不宜清要職請削之王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葢貴其可用者耳昆相才識可用宜論世系不允

(補)毅宗十一年幸國清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不許

(補)忠烈王十五年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時扈從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史官不從行始此

(補)忠肅王五年以安震爲藝文應教摠部眞郎權

適之後震始登制科自檢閱擢用之

㊓十七年王委機務於嬖臣日與內豎爲角力戲

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愼一動一靜左右

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

過失者皆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十九年正言李詹上疏請每月六衙日六部臺

省奏事時令史官入侍從之

㊓韵王曰翰林院謂之紅綃署蓋賢才之所翔

集侈其名而罷之

㊓東文選曰高麗時以知製誥爲三子銜世以

此職為榮

本朝太祖元年因麗制置藝文春秋館有監館事一員侍中以上兼太學士二員知館事二員資憲以上兼學士二員同知館事二員嘉善以上兼編修官二員兼編修官二員應教一員供奉官二員修撰官二員直館四員後分置藝文館掌制撰辭命改為領事一員領議政例兼大提學一員提學一員直提學一員都承旨例兼應教一員以弘文館直提學至校理中擇兼奉教二員待教二員檢閱四員奉教以下稱翰林知製教三品至六品兼大提學抄選毋論某職常帶銜被罷遺棄者亦

不遂復則如舊成宗元年增置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十七員凡文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殿古例十年減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別立弘文館本館止掌詞命之事燕山增置奉教二員待教檢閱各一員使兼經筵尋革藝文館奉教以下分授他司職官兼帶錄考官號中宗即位并復舊制 吏屬書吏四人童子鑰硯直四人實錄閣直二名使令五名軍士二名水工二名

㊓權近上書曰藝文館直館以上專務纂集東人詩文每日選揀可觀者數篇進禀政府及提調廳

其取舍以成全書臺諫每月一次考察以糾勤慢

㊢又曰三館諸員令儒學提調每月一次考其所讀經史諸書錄名置簿年終秩滿當遷之時并書所通經書多少上者超置清要中者隨例遷秩下者外叙

㊢徐居正曰國初以来擇文士将典文衡者兼藝文應教俾專文翰閱㬢仕高麗時寄詩銓書曰藝文應教誠非分三字華衘也不妨藝文應教非始於國朝自高麗時有之

㊢世宗五年教曰吾觀歷代史記事何其纖悉及

觀高麗史疎略太甚今惟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
叅記事豈能盡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
足以記事即命中樞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
智皆兼史職以廣記事

(補)朴世采所撰崇孝錄曰國初制度未備至獻
廟朝始有所謂日記而殊甚草略或至終朔只
書上下官姓名與仕不仕而已

(補)六年代言金楮啓曰藝文應教去官拜三品古
也臣輩纔經數年亦加三品如魚變甲至六年之
久而未陞三品實爲未宜遂陞拜集賢直提學

㊉十一年上講左傳至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教曰史官當盡記一時行事之迹以示後世為人上者豈可使史官善則記之不善則不記之

㊉世祖四年吏曹啓曰文臣專業學問者少請擇三品以下年少聰敏者十五人兼藝文館職令仕本館習業從之

㊉五年崔恒謝賜宴序曰上即位之六年夏命政府及銓曹抄選文學之士十五人令帶藝文館本司務閑輒就本館相與講劘追琢經筵所藏奥編僻簡亦許随意考閱以資博洽每月上下澣主文

大臣暨本館大提學命坐講所讀書又命題製述
第之以聞如是者月二次比歲季通攷優劣而陞
黜甚尤者

(補)十一年大司憲梁誠之疏曰外方史庫皆寄官
舍甚不嚴密非徒火災可慮且有他日外寇之憂
乞移於人烟相隔之處全州則南原智異山星州
則善山金鰲山忠州則清風月岳山等處朝廷不
能用焉

成宗二十一年翰林金馹孫薦鄭汝昌爲檢閱
舊例翰林新薦時未薦之爲下番者與諸僚一會

相議新薦而下畨實主之閉户密議以定薦次薦完則回薦于曽經翰林及两舘堂上無異議然後焚香告于皇天后土其辭曰秉筆之任國家最重薦非其人必有其殃乃與三公及政府東西壁兩舘銓曺堂上合坐使叅薦人試講綱目左傳宋鑑等書以定高下

閔鎮遠翰苑題名錄識曰史局國之所重而新薦又是史局之所重也千萬世是非之權付之史官之手自古名臣碩輔之居是職者於新薦一事必加謹慎而審擇焉故金駙孫在下畨五年必得先

正臣鄭汝昌而後始行新薦云耳

臣謹按國朝翰林始自黃喜金問而成廟以前則薦規無所考不得載録焉

中宗七年原本作三年今釐改特賜黃毛筆四十枝墨二十笏于政院及藝文館仍以御筆下教曰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詳見承政院

㊟十四年同經筵金安國白上曰宋史記太后與神宗論事甚詳閨門之言非史官所得記自古宮中有女史人君言語舉動悉書之故外人知之而書於策請依古制置女史上曰中國則女子亦能

文故女史得其人而今時恐未易也

舊例凡入侍之臣自下先出至是檢閱申潛啓以史官先出未安之意上可之以首坐先出定制

㊣補 是年冬士禍作檢閱蔡世英聞變赴闕趍詣首相鄭光弼問事所由則曰不知也移就南袞問之袞囁嚅光弼顧曰史氏第記所見假承旨金謹思將改罪案遽奪世英所執筆世英急起還奪曰此史管非他人所得用以是坐廢多年每僂行道上識者指之曰此上前奪筆公也

㊣補 白仁傑為檢閱故事政曺開政則藝文館一員

詣政廳書其得失仁傑以眇然新進能復其廢執筆往惟謹政曺甚憚之

李睟光曰每大政則翰林二員分詣政廳書其得失有宣醞則坐於正郎之右睟光為史官時亦嘗預焉祖宗朝立制之意有在而今不復見矣

(補)又曰藝文應敎必以將主文者兼之金貴榮盧守愼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筠隨闕除授自許筠後常缺而不補壬辰後李好閔外絕無兼帶者盖重其選也

(補)又曰自高麗時最重翰林人望之若登瀛洲觀於翰林别曲可想翰林宴至我朝濫觴尤甚近世乃以古風爲無謂四館舊規廢削殆盡噫古風亡而紀綱夷矣雖欲復古得乎

(補)又曰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秘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擧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奇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跪告于天曰因亂乏人不得已備薦云聞者大噱

(補)又曰史局於宰臣之沒必書其卒及其平生行事之是非須有一史官議以為此事重大須待諸史官齊會為之自後遂不書卒者今四十年許矣一時名臣行蹟未免泯沒是幾於無史矣惜哉

(補)閔仁伯曰國家設藝文館專掌起居注逈来史官專不事事卿大夫書卒乃斷人一生行事甚為關重而李滉之卒亦不書卒春秋館殿最時春秋舘堂上出而繙閱則只書陰晴而已了不識一事後世何據而為史乎

李滉曰信史之失職以有曹司也史官多至八員者所以重史也所當各盡其職而今則諸員皆尸素而委置於下番一人所見不必皆正萬世傳信之書草草已甚可謂寒心

尹昉神道碑曰廷請上尊號昉以史官倡同僚曰吾輩秉筆侍左右今與百僚廷叅非職也諸僚從之史官不叅廷請蓋自昉始

(補)仁祖二十年藝文館主薦無人命以曾經史職者別兼春秋使之應薦

(補)柳馨遠曰春秋館本掌記時政高麗忠宣王

以文翰署為藝文春秋館設修撰撿閱等官後分為二館今檢閱待教奉教自是史官而乃為藝文館官者蓋有此也宜以史官移為春秋館官而定其官名陞為叅上秩可也

(補)翰林上下番所用筆謂之史筆他人不敢用乃古例也肅宗丁卯上番尹星駿下番宋相琦同入晝講知經筵金萬重論事忤旨即命拿鞫督令承旨捧傳旨而入侍注書崔重泰又被嚴旨罷出蓋承旨若直俸傳旨於榻前則取注書筆用之矣承旨俞命一以注書不在無他筆不

得舉行之意仰對上命史官移給所持筆下番
宋相琦啓以史筆不可移給又命上番筆移給
修撰宋疇錫曰上下番何異乎校理南致熏曰
上番筆則似有間矣上連促之天威振疊命一
取上番筆書傳旨時議少星駭之不能守職
英宗十四年上親臨史閣特書大公史筆四大字
揭于楣仍下教曰夫子獜經後有紫陽綱目又有
資治通鑑而以司馬光之識見猶書諸葛亮入冦
筆法果難矣今大臣諸臣諸史官入侍而偏黨以
後筆法安保其無低仰乎唐太宗外未有人君取

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之予特書四字揭
于壁上乃欲大公其史筆也
十七年命翰林薦規依弘文錄例叅下人按榜曰
列騰而曾經翰林備三員會圈取次點以上倣宋
朝館職召試例試取付職（翰林不備則都堂會圈）教曰翰薦
三百年流來之規雖不可革此後應爲翰薦者依
分館例盡薦使無惹鬧之弊噫謀之在人斷之在
上吁嗟小臣毋敢沮戲
玉堂官制兼知製教謂之內知製教以他官兼者
謂之外知製教

三十五年召見新文科出身顧謂史官曰昔予聞翰苑最重古風薦變而圈此亦寢裏予實惜焉爾其卽臺旁以行之予將親覲又命曾經内翰四五臣修明先後進故事仍親書勤守古風四字俾揭之館中